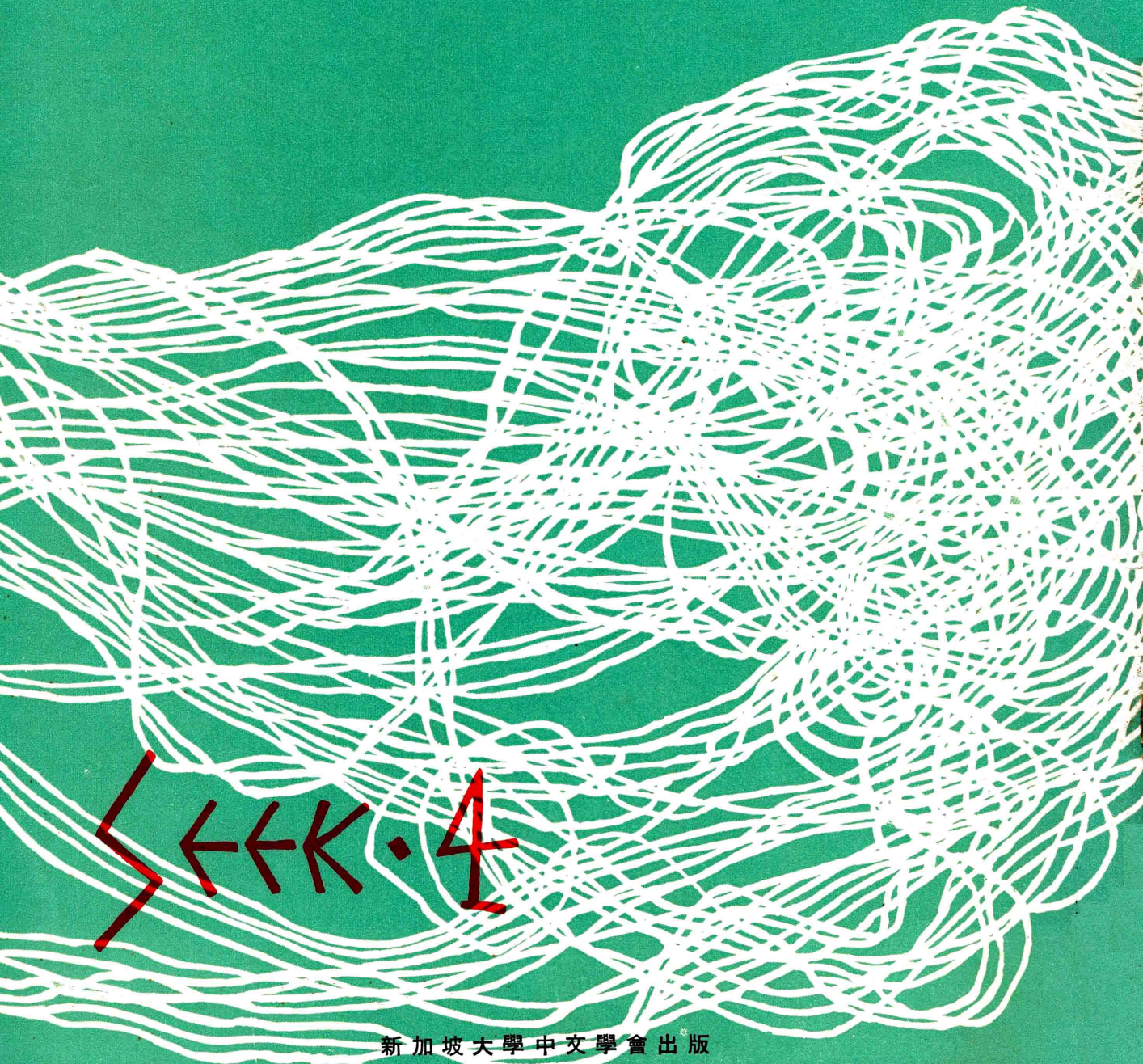


風季藝文



4.4.4.4

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出版

M. C. (P) 2610



編者的話

本刊由於經費短絀，稿源缺乏和人手不足的緣故，一直拖延到今天才跟大家見面，因此，對於一些關心本刊的讀者們，我們惟有致以萬二分的歉意。這個每年兩度帶來飽含雨量的「季風」，有時只來一次，有時索性不來，難怪要乾涸到連種子都不能發芽了。

本刊在草創時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定名為『文藝季風』，只是偶合每年兩次的意思，字面上也還悅目順耳，也就定了下來，說不上有什麼偉大的含意。但願將來能變成每年四季的『季風』。」過去的失敗已成過去，而將來是否能得償夙願，這就有待於接班人的努力了。

爲了要維持相當的水平，本期在選稿方面是煞費苦心的。對於作品的內容風格等等，我們不打算在這裏自我介紹，是好是壞，讀者們自有定評。

目錄

小說	一個日本青年的故事	四樟 (3)
煩惱	(波多黎哥) 雷內·馬奎斯著	萬霜 (11)
死	黃軒譯	(17)
走險	燕田柳	(26)
評論	新的境界	李梁 (5)
	漫談張金燕及其「悲其遇」	李建 (9)
	化驚鷲爲海鷗	格凡 (15)
	新月社	戈凡 (24)
小品	長壽篇	錢歌川 (1)
散文	大海·落日·朝陽	無涯 (2)
	玩具·童話	子系 (6)
	快樂山上的黃昏	慧適 (8)
	貝多芬的一生	小樑 (14)
	酒與工具	停雲 (22)
	異鄉人	李菖蒲 (16)
	墳場掠影	江雲 (25)
詩歌	十月的夜晚 (外一首)	遠鈴 (7)
	晚會的旋律	遠鈴 (7)
	卡將布夢	蕭楊 (8)
	五月的別離	曉白 (10)
	落雨的晚上	冰谷 (10)
	東革·華蘭詩歌選	陳浪 (20)
	我要爲我的祖國歌唱	馬田 (22)
	十字街頭	花非花 (16)
	巴士站	牧鈴奴 (23)
	鮫人	英培安 (23)
	風景	李菖蒲譯 (23)
	范仲淹的故事	慧荻 (19)

小品

長壽篇

錢歌川

我的老祖宗彭祖，是上古顓頊的玄孫，善導引行氣，堯時封于大彭，至殷末已有七百六十六歲，而身體仍康健不衰，相傳他活了八百歲才死。這聽來似乎是神話，不過據現在科學家的研究，我們人類活到八百歲以上，也並不是不可能的。

我們願望人能長生，不老不死，用了萬壽無疆一句祝詞，原以為只是一種誇張的詛語，想不到竟有科學的根據。以前的醫學家，一直以爲人體的機構，也和汽車胎或電燈泡一樣，用到相當的時候，就必然要壞，決不能永遠保用的。但是老人醫學專家，現在已經把這種傳統的觀念推翻了。

美國著名的化學家格特尼，也認爲在三十年內，如果大家都能依照科學研究所得攝生之道去做的話，我們人類的壽命，平均可以達到一百二十歲左右。他並作預測說，到我們的玄孫那一代，甚至可能活到八百歲。但就是到了八百歲，也並不是人壽的止境。將來有一天，人類的壽命，還可以達到二千二百歲，以至無限制地延長的。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恩姆士博士，也同意格特尼博士的這種說法，認爲人類的壽命，是沒有限制的。

其他許多科學家，也覺得長生大有可能，人類的壽命，是沒有自然規律限制的。人之所以死，並非自然的死，而只是因疾病，環境和某一部份機構的損壞而致命的，就人類的歷史來看，人的壽命，已隨着時代而大大地延長了。原始的穴居人，平均的壽命是十八歲。羅馬時代的人，平均也只有二十二歲。中古時代的英國人，平均壽命增加到了三十三歲。十八世紀是三十五歲半。十九世紀初頭是四十一歲。到十九世紀末葉，便延長到將近五十歲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平均壽命延長到五十七歲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竟達到六十五歲半了。

上面說的是歐美人的平均數字，中國的古代人，據史傳所載，都是壽命很長的。三代以上諸帝，都是壽登期頤的。司馬遷說，老聃壽高一百六十歲，又有人說他二百餘歲。漢文帝時，有樂人竇公一百八十歲。晉朝的趙逸年，壽高二百歲。在唐朝白居易的香山九老中，那位李毛爽，也是年達一百三十六歲。就是近年在中國大陸上圓寂的虛雲和尚，也有一百二十歲。不過這些都是特出的人物，平均的壽命，當然是七十古來稀了。

在一九五八年逝世的，南美哥倫比亞那位印第安人斐里拉，生于華盛頓就任美國第一屆總統那一年，享壽一百六十八歲，可說是當世最年高的人了。可見就在美洲，也有特出的長壽者，而且成了世界人瑞。他被專欄作家司徒禮所

發現，而一舉成名天下知。其實某些文明落後的民族，並不一定像穴居人一般短命，就以斐里拉所居的南美安丹安山村中的居民而論，男女多半是壽登期頤的，一百二十歲的老人，比比皆是。當新聞記者叩詢這位世界人瑞長壽的秘訣時，他的回答是「不要煩惱」。

對啦，不要煩惱，這是最重要的長壽秘訣，因爲人在生理上既沒有壽命的定期，科學日益倡明，醫藥天天進步，這以前使我們致命的疾病，都將有辦法治愈，惟有心病難醫。中國老早就有憂能傷人的話，外國也說憂煩可置貓于死地，因爲他們相信貓有九條命，是極不易死的，但憂煩還是可以把它殺死。可見憂煩是生命的大敵，我們要不能克服憂煩，即令沒有疫病的侵擾，那怕天生具有無限期的壽命，最後仍不免一死。

身體上的任何毛病，將來都可能由醫生藥石來治愈，惟有那無形的憂煩，是人的自作自受，藥石無法幫助，科學無法救援，等于把一個活生生的身體去自己殺死一樣。本可無限期地活下去的人類，要自己尋死，那就沒有辦法了。父母給了我們一個健全的身體，我們應當珍惜，好好地去保養它，決不應去糟蹋它，自暴自棄，戕害生命。當然，養生有道，健康並非只是「不病」而已。從保險公司的統計表，和死亡欄的消息看起來，美國人的死亡指數，最高的是因爲過度緊張而造成的。他們不僅是不懂得閒中趣，而且也不知道養生法。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注意的。老、莊的哲學，是值得研究的。

我們不可太貪口福，傳玄說，病從口入，是有道理的。許多病痛，大都由於吃得太多而來。吃得太多，只是弄壞消化器官，而且極易變得肥胖。肥胖也是可以損壽的，腰圍愈大，壽命愈短。

中國的聖人，主張中庸之道，著爲經典，以記中和之爲用。這道理也可應用于養生方面。我們在生活中，對於任何事物，都應抱中庸和節制的態度，不可做得太過度了。生活要有規律，作息要有定時，經常保持心情的寧靜和愉快，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知道養生之道的人，是可以延年益壽的。而且現在有許多證據指示我們，衰老的過程並非不能避免的。既可以儘量地延緩人的衰老，又還可以用醫術使之返老還童。如瑞士的科學家尼漢斯博士所用的細胞治療法，便是一種嶄新的嘗試。他用偷天換日的辦法，將動物的細胞，移植到人體內，以代替我們損壞的細胞，而製造成維持生命所必須的賀爾蒙。這樣補舊如新，自然可以使生命不絕地延續下去了。

大海·落日·朝陽

無涯

前後四個月，三次在大海中往返，海，和我結了殊緣。這一趟輪船向西行，早上背着旭日，傍晚追趕夕陽。

海是多麼深啊！深得湛藍；海是多麼大啊！大得和天空一樣圓滿。任巨輪疾馳，總逃不出海的中心。

太陽在船の後背，遙遠的天邊，海上升起之後，它一點也不慌忙，船倒很緊張，怕它追上，不停地向前，要拋開太陽；我站在船頭，看海水往後流，船在前進，我望望太陽，太陽沒有移動，倒似乎也跟海水向後退。但是，不知什麼時候，太陽無聲無息地追上了船，高掛在船頂的天空。待到太陽跑到船的前頭時，船好像不甘心在後面猛追了，却是越追越落後的遠了。不見移動的太陽很快的走到天的邊沿海的涯際，而船啊，還在海的中心遙望遠遠的邊沿大聲地喘息着，不甘心的趕。

十月十七日，下午二時機器出了毛病，停在大海中央。天清氣朗的海，是一面托着天空的大圓鏡，波浪不生，淺淺的皺紋，一色的湛藍。靜止的船，更增加了海的莊嚴！一個鐘頭之後，機器又响了，船尾有白色的水花滾動，海的寂寞又被吵醒了！

傍晚五時許，晚餐過後，我獨上船頭，坐在最高的尖端上，迎着晚風眺望夕陽。落日掛在海邊高約三丈，倒影融金從正西的天海交接處，拖一道長長的金光直到船頭前面三丈之處，搖曳光芒，耀眼刺人。前面的海上，成羣的鷗鳥貼水翱翔，悠閑得

令人欣羨；四面沒有陸地，我心中在想：多麼健飛的小傢伙！撞擊海水的船頭，不時驚起了水中的飛魚，只見水面上激起一道急速前進的小皺紋，像一枝在水平下三寸平射的箭，接着就掠出了一隻銀色的燕子，離水一尺的空間滑翔，飛馳十餘丈插入水中，姿態優美。

再注視海鷗，看究竟這傢伙健飛之後的奧妙，是否像鴨子浮在水上？原來牠們倦了時只站在浮水的木頭、椰子上面，隨波逐浪！待輪船近了時才振翼飛去。

落日的西天，變幻無窮，不知何時竟突然湧起深墨的濃雲，似一抹山水圖畫的桂林風景，一個個雲山靜止得紋絲不動，太陽躲在雲後，向南北展開一派紅光，使西極的天海成爲一道平直的邊沿，海水閃動着橙黃。整個大海成了一個巨型的蓄水池，攔水的一道堤正是落日處向南北伸展，堤高約有二丈，色作清麗的淺橙，那些不動的濃雲，像一座座廢墨的桂林山，山脚在這攔水堤上，堤的兩頭伸得很遠很遠之處，湊了，被乳白色的雲取代之後的邊沿才恢復弧形。當落日隱入濃雲之際，雲山上面有數抹薄薄的白雲已被染成嫩紅，似古典中國畫中仙女的羅巾，薄薄的輕飄飄地停在天際。紅日漸漸沉到「山」脚下，露出下絃，海更美了，原來那一道堤只是海水的幻影，落日未露半臉時絃底已入水中，很快地就看到上絃在上面了，而接着沉沒了！日落後，一派紅光，滿天霞彩。暮靄從上面慢慢下降，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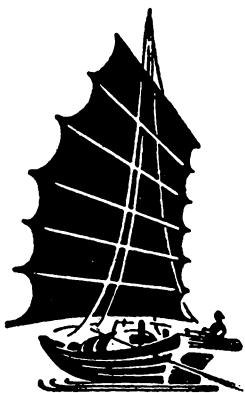
攔水「堤」却像劇台似的，幕從兩旁慢慢閉合了。

看了大海落日之後，便興起了看看大海的日出奇景念頭。第二天早上五時便起身，坐在船尾望着東方的天際，只見朦朧的曙色越來越明朗了，那邊的天空和海的邊沿越來越近了，雖然船一直在走，却越走越接近，似乎船離開後面的天海交接處，僅有三五丈的距離。天漸漸紅了，海亦有了紅色的光影。當曙色欲明未明之際，東方的距離最近，南北漸遠，西方黑沉沉的格外遙遠——船是向西行的——光在視覺中的作用以這裏爲最明顯了。

到了破曉之後，船漸漸回復其在海中央的位置，天和海都恢復了渾圓的原形。

突然海面上湧出了一片通紅的，似滾動的鋼鐵溶液，放射着刺目的金光。可惜又是濃雲遮掩，看不到整個圓滿的太陽跳出海面，却像新娘子半遮半掩的露臉。

大海，和一個深藏不露的人一樣，深不可測，萬有而不可見，數千里所能看到的，只是平凡的深色，幾只小飛魚，數點鷗鳥。但誰亦不敢說，大海不過如此吧了。



一個日本青年的故事

★四
★棒

我和關板垣有文字交往已經快四年了。記得友人淮君到日本留學時曾答應替我個筆友，半年後，他果然把他的同學關板垣介紹給我。關板垣的第一封信寫得很熱情。他說他是個學生，唸漢學系，對中國的文化藝術非常嚮往，希望和我做個文友，互相砥礪，互相琢磨。接到他的信後，我即刻給他回覆。這樣，我們開始了長期的書信來往，幾乎每個月，我都收到他的一封信。

我和關板垣沒有見過面，不過他曾寄來一張照片。他的身體適中，臉孔瘦削，長長的鼻樑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視眼鏡，表情嚴肅，看來是一個刻苦耐勞的好青年。

關板垣在信中透露他出身貧寒，雙親在原子彈轟炸廣島時身亡。他從小由姐姐養大。姐姐照顧他無微不至，把掙來的一點血汗錢都供給給他讀書，因而消磨了她自己的青春。關板垣能够受大學教育也頗不容易，他每個月都要從姐姐參加的工會領取一筆助學金，每天午後還要在一間華人餐室做男侍，以解決自己的學費和生活費用。

在書信來往中，我們常常討論文學問題。關板垣的中文根柢不淺，加上是唸漢學系的，所以對中國文學的認識頗深。五四以來的重要作家的作品他幾乎都有閱覽過，幾部有代表性的新文學史著作他都背得爛熟。他寫過幾篇論中國作家的文章發表

在校刊上，可惜我日文程度有限，無法好好拜讀。

我們也談論生活問題，他寫來的信時常都是滿紙牢騷，行文之間露出對生活的強烈詛咒。的確，他的生活並不如意；雖然是個大學生，是個人人尊敬的高級知識份子，可是他當過車夫、雜役、導遊，甚至當過夜總會後台化妝師。我逐漸了解他，他是一個具有強烈正義感的青年。像許多找不到出路的知識青年一樣，他苦悶，他徬徨。有一個時期，思想的波動和生活的打擊使他消沉。那時，他在來信中告訴我，他正在沉湎於老莊的哲學中……

他姐姐是工會職員，無情的生活把她磨練成一個堅強的女性。看到自己的親弟弟一天一天墮入苦悶的深淵里，她沒有袖手旁觀。她的努力並沒有白費，他開始在生活的烘爐里鍛鍊了。

那時，他的信充滿着樂觀的字眼，他對生活有了更深的認識。以往是滿紙的牢騷，現在却是對生活充滿信心。他寫道：「我多感激我的姐姐，是她把我一手栽培起來，現在又是她把我引上一條火的道路。……盡管我只是一粒小小的火星，可是我要拼命地去燃燒……」

「昨天，我參加了蛇陣，哈哈，真有趣。同學們的隊伍在街上舞動，首不見尾，尾不見首。這是多麼強大的隊伍！……回到家裡，我週身酸痛無力，只好躺下休息，可是那難忘的場面又歷歷出現

在眼前，於是我拿起筆，在燈下拼命寫着……」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他的信都溢滿着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未來的嚮往。看到此種情形，我不禁爲他高興，自己也被他那種正視生活的態度所感染。是的，他已踏上一條光輝的道路，什麼逆流都不能阻擋他前進。

他還鼓勵我，安慰我。那時，我正爲了愛情的波折陷入莫大的痛苦中……

慢慢地，我們之間培養起了深厚的友誼。他說要南來看那椰風蕉雨，我告訴他我嚮往那富士山的雪景……

今年初，他寄來了一首詩。我感到非常疑惑。這首充滿着悲觀思想的詩和他那倔強、無畏的性格完全相反，難道他的思想突然起了劇烈的變化嗎？他的詩最後幾句寫道：

漫漫的黑夜沒有盡頭
沉沉的宇宙沒有生息
啊，富士山，富士山
死神我上你的兒女

讓宇宙死亡吧！
讓一切都死亡吧！
生命從塵土中來
也從塵土中去……

我把詩反覆地唸了好幾遍，滿腹都是疑惑。我不敢相信這是他寫的詩，他決不會寫出這樣類廢的詩。

我寫了一封信向他了解，過了許久他方才給我回信。攤開信紙，我楞住了。信是這樣寫道：

「××兄：

也許這是我給你的最後一封信，假如不幸成真，那麼就讓它當作我的遺言吧。

記得上回我寫的那首詩嗎？你會覺得它充滿着極端的消極和悲觀的情緒，跟以前那種開朗、樂觀的性格截然不同。這自然會使你感到疑惑的。

現在，當我恢復了理智，可以用清醒的頭腦來思索問題時，就讓我吧這不幸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你吧。

今年初，我曾到學校醫務處檢查身體。醫生經過了詳盡的檢查後，說我患上嚴重的病症，要我留院醫治。我的生活一路來雖然是苦些，但是我相信自己的健全體格是捱得住的。當時，我會要求醫生告訴我究竟患上什麼病症。醫生起初是吞吞吐吐，後來完全緘默，不肯再說。幾天後，院方邀請了幾個專家來檢驗我，結果查出我患上嚴重的血癌症，是原子塵所造成的。

你記得廿一年前在廣島落下的那顆原子彈嗎？我可憐的雙親就在這場災難中喪生；千萬萬無辜的日本人民也在這場災劫中喪生。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離失所，多少人變成面目可怖的殘廢者。而如今……天呀！如今我又是一個新的犧牲者！那潛伏了廿一年的細菌種子開始在我身體內蠕動，牠們將蛀掉我寶貴的生命，牠們將把我的春天化為烏有。這……

這怎不令人悲痛？！

當醫生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我的時候，我頓時昏死過去。良久……我方醒來，一切都彷彿隔世。慈祥的老醫生強忍住泪水安慰我。我躺在他的懷里，頭腦麻木，對一切都失去知覺。天啊，我是一個等待死亡的可憐人啦！

一連幾天，我彷彿沒有存在這個世界里，我忘記了一切，只是看到死神向我招手……

姐姐來了。我原來不想讓她知道。我怕她受不了打擊，她已經捱過了不少的痛苦，我不想讓她再為了我而悲慟。

然而醫生却告訴了她，並且要她鎮靜，說我需要她的安慰。

姐姐很勇敢，很倔強。她並沒有讓我看到她的眼淚，可是我知道泪水就停在她眼眶邊緣，只要一瀉，悲痛就會狂奔而出。

望着她，我要說些什麼呢？是她把我育養成成人，是她把我帶上光輝的道路。我還未曾做過什麼事，我還未曾報答她。如今我是辜負了她的一片苦心了，然而又有什麼法子呢？

我熱淚滾滾地低下頭，不敢正視她。她先開了口。

「弟弟，」她的聲音顫抖得非常厲害。我知道她正在強壓住心中的悲痛。「弟弟，你要勇敢地活下去，你要勇敢地地和死神搏鬥。生存的一天就要活得更有意義，活得更偉大。你要去了解誰是兇手，去揭露他、暴露他、去和他鬥爭！」

姐姐的眼睛射出火般的光芒，我知道她有悲痛，也更有仇恨！

臨走，她留下一堆書籍，說：「要從這裏尋找出真理，也要尋出你的兇手！」

是的，我知道我活着的時日已經不久，我已經不能有什麼大的作為，但是為什麼不把我的悲痛化為力量呢，儘管那是多麼微小啊？

於是，我痛苦地去思索，我把悲痛放在一邊，把死神的陰影從我心中驅掉。

我埋頭苦讀，也拼命地抓起筆來抒發我心中的憤恨。

是的，我是一個犧牲者，一個可憐的犧牲者，可是不願意在沉默中死亡。活，要活得有意義；死也要死得有意義。是的，我決不能沉默。只要我存有一口氣，我就要發揮我一點力量。

我寫了許多憤慨的文章，我在講台上控訴，我在人民的隊伍中奔走！

不要為我而悲痛，我自己已經沒有悲痛了。要嗎，就把悲痛化為力量……」

看了這封信，我不禁熱淚盈眶。一個熱愛真理，熱愛生活的好青年竟會遭遇到這樣的不幸。為什麼不幸偏偏要落在他身上？

我為他的遭遇而感到悲痛。這個世界太殘酷了，不，生存在這世界上的某些人太殘酷了。他們沒有人性，他們早就失去；他們不惜犧牲千萬人的寶貴生命，製造出慘絕人間的悲劇。

我沒有忘記關板垣憤怒的控訴。他的故事是用自己的鮮血寫成。我也沒有忘記，在日本的土地上，還有許多像關板垣的青年人；他們的故事也是用鮮紅的血寫成。

……

關板垣死了，我剛剛接到他的噩耗。

我永遠不會忘記關板垣是怎樣死的。朋友，你們會忘記嗎？

新的境界

李朵

讀「玫瑰與火」

六七年前，我偶而讀到苗芒的一篇散文，題目似乎是：「悶熱」。讀了以後，心情很沉重很悵悶，作者運用了他的文字的感人力量，將他自己的沉重和悵悶感染了我。根據那一篇散文看來，作者在一個悶熱的夜晚，在一間侷促的斗室裏，「周期性的憂鬱」俘虜了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覺得悶得發熱，於是他將他的思潮潑到稿紙上，他要求感情的疏導，感情的昇華。平心而論，該篇散文頗有份量，無奈它那一股沉悶使得讀者難以消受。

最近，苗芒出版了他的第四部散文集：「玫瑰與火」，這部集中再也找不到作者以前所有的「周期性的憂鬱」，感情也不像以往那樣一瀉千里，因此顯得比較踏實，比較深刻，比較凝鍊。他不但自己摒棄了憂鬱，而且還希望別人不要憂鬱。

憂鬱畢竟是不好的，畢竟是人類前進的絆腳石，然而却有好些人，尤其是智識份子，有着憂鬱的性格與憂鬱作風，他們時常唉聲嘆氣，而寫出來的作品就是一大堆的憂鬱憂鬱，苦苦悶悶，自己沉悶，讀者也沉悶，像這一類作品的價值自然是要大大地折扣的。

作者的童年生活並不幸福，他很小的時候，就沒有父親，他是由他那刻苦耐勞的母親一手扶養長大的，經歷了幾許的滄桑人事，又經歷了一度戰爭炮火的洗禮，其間，他當過童工，當過小販。由於

他的母親的克勤克儉，他終於受完了大學教育，像這麼一位平凡然而又不平凡的母親是值得歌頌的，「玫瑰與火」中的好些篇散文都正面地或側面地歌頌着這麼一位母親，然而並不是抽象地空洞地歌頌，作者輕輕幾筆，寫兒女情，寫骨肉情，寫得不過份不誇張，寫得恰到好處。

「編織」是一篇富有社會意義的散文，它描寫一羣爲了雞零狗碎的工資而出賣勞力出賣青春出賣生命的婦女與孩童，他們不分晝夜地在長棚裏在自己的家裏不斷地織啊織的，編織亞答，編織他們縹緲的夢，編織他們的現實的夢，然而他們不是狄更斯筆下那編織着仇恨的絨線衣的女革命者，也不是海涅詩中那編織着德國的裹屍布的紡織工人，到底，他們還有愛與希望。

此外，作者的好幾篇類似童話的散文作品中，充分地流露了作者一股對小孩子的愛情。孩子是人類的花朵，孩子的世界是花朵的世界，當我讀了「彩虹！彩虹！」、「一定要飛起來」、「甜淚」之後，心中油然有了一份難以名狀的感受，心境就像雨後的晴天，晴天有深邃的湛藍，及有彩虹的繽紛，而屋簷猶有雨水的點點滴滴。

豐子愷有一幅題名「一樣大」的漫畫，地上畫小孩子，天空畫一隻風箏與一架飛機，風箏近，飛機遠，看起來風箏與飛機一樣大，風箏像飛機，飛

機像風箏。苗芒的散文：「一定要飛起來」，也有着豐子愷一樣的天真，一樣的情趣。

比較起來，我尤其喜歡「甜淚」這一篇，爲了玩味，我再三地反覆細讀，始終都覺得很有味道。

「文明就是梅毒」，這句話雖說得偏激，却也有着它的一定的道理。文明帶給人類物質生活的享受，也帶給人類精神生命的死滅，人變成了機器，變成了商品，冷漠、殘酷、勢利，各行各素而又你虞我詐。苗芒在「高樓」這麼寫着：

「二十世紀的偉大之一就是在最小面積的土地上矗立起最多的長方盒子，裡面再分成大大小小的格子，把各式各樣的人貯藏起來。僅有的窗讓人透氣，也要掛上厚厚的簾子；僅有的門讓人出入，也要有幾個鎖頭的門，再加上一層鐵條子。」

作者又通過「半間房的舊事」揭露了一些小市民的性格：

「搬家是在禮拜天早上。房東的女兒們都出去。房東把自己鎖在房裡。木箱子（指收音機）倒是關得死死的。我要把鎖匙還他，敲門也不應不開。」

苗芒的作品時常有複句對句的出現，在結構上顯得工整與對稱，有着句子的造型美，但我覺得，有些時候，作品中有着太多的複句對句，反而顯得累贅，顯得不自然，而且一篇文章的好壞絕對不是

決定於文章的形式與文章的句型。

「玫瑰與火」中好些篇作品簡直就是散文詩，這些作品中有着詩的意境，詩的語言；感情的凝鍊，文字的簡潔，一反過去的一瀉千里的作風，這是苗芒散文創作的一個新的境界。此外，我覺得作者很會構圖，例如「彩虹！彩虹！」，「兩個老人」都有着美麗的動人的畫面。

「我們，一老人、一青年、一孩子、沐浴在紅霞的光芒裡，久久地仰望着天上，看那兩道彩虹並排地橫跨在新加坡的上空，橫跨在地球的上空……」

——「彩虹！彩虹！」

「當坐着的把攤旁的臭土燈點上，火焰一搖一擺的時候，蹲着的站了起來，一手提着小小的皮箱，一手拿着黑布雨傘當拐杖。那坐着的目送他走下黃土斜坡，一動不動，繼續他的沉默。」

——「兩個老人」

苗芒在「玫瑰與火」這部集中拾取童年的回憶，拾取孩子的歡笑，一部份篇幅則用來記載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感觸，像一道河流偶而激起一些浪花，却沒有早期作品中所具有的洶湧澎湃，文筆沒有以前的繁縟，感情沒有以前的浮動，但同時也沒有了以前那一般衝刺力。

我愛看豐子愷描繪孩子的漫畫，也愛讀泰戈爾描寫孩子的詩歌，但我總覺得不夠，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能够拾取的相信不止是童年的回憶，孩子的歡笑與日常生活的一些小感觸而已。

玩具 · 童話

· 子 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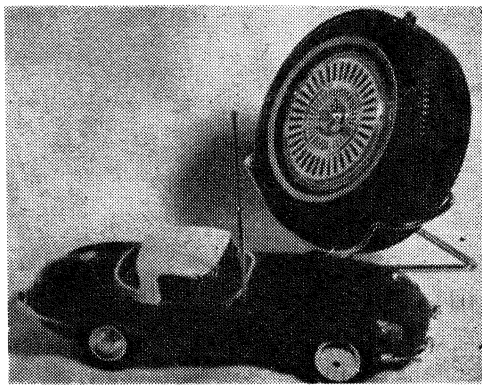
每當我見到玩具時，我心裏總有一股衝動，想要摸摸它，親親它，甚至把它買下來。小時候和媽媽上街，來到玩具店總是賴着不走，央媽媽買這買那，吵得個媽媽不亦樂乎。日積月累，有好些玩具還留着，朋友們來到我家，看見通屋子的玩具，知道都是我的「家產」，都取笑我說：「看你，這麼大了，還這麼孩子氣！」可是他們不知道，在我的床上還躺着個小熊呢！每個晚上，我都擁着它進入夢鄉，它分担了我的眼淚，共享了我的歡笑，帶着我到那玩具的國度，給了我莫大之啓示。

在玩具國度中，有那會眨眼的外國洋囡囡，和那渾身烏黑的小黑人排排坐；有那會吹泡泡的小狗，笑嘻嘻地對着那正在吹囉打鼓的小猴子；還有那長着雪白長毛的綿羊，正伏在慈祥的老虎身旁。看，在這裏沒有膚色的歧視，各族待遇平等；看，那身懷絕技的藝人們正在各逞其能，互不干擾；看，那森林之王和那馴良的羔羊和平共處，沒有弱肉強食的社會。

在夢裏，還有我的童話世界。我似乎看見在漆黑的天空中，月婆婆正咧着嘴慈祥的笑；那小星羣則透過着穹的洞隙，頑皮地眨着眼睛；在廣闊無

邊，青青的草地上，美麗的灰姑娘，純良的七個小矮人，頑皮的小孩子，以及不穿衣的皇帝等童話中的人物都聚集在一起，互訴自己不同的經歷，在這裏，一切善良的人都過着美滿幸福的生活，一切壞人都得到應得的報應，在這裏，我忘了喧囂的塵世，我忘了一切的醜惡，貪婪、欺詐、殘暴、不平和黑暗。在這裏，在孩子們的世界中，只有善良，只有愛。

童年，那無邪的年歲，那幌着兩條小辮子的時代已回顧無蹤。一切，都已歸諸流水行雲，唯有在那玩具王國，童話世界中，我才能找出失去的童稚之心，於心靈深處掘一真善美的心湖。當然，現實是必須正視的，我並不畏懼成長，我唯希望我能「在這世界中而不屬於這世界。」在人海狂瀾深處，永遠保有赤子之心，我唯希望我能「從一朵野花裏看出天國」，把握着一剎那間的永恆。



十月的夜晚

遠鈴

冷風陣陣地吹着
寒意侵襲着我
你靜靜地坐在我的身邊
在這寒冷的夜晚

我心中濺跳着海浪般的話兒
可是沉默比說話多
你知道嗎？沉默的山
深藏着千萬年的歷史

當生活掀起風沙
我不願意偷偷地嘆息
冷風陣陣地吹打着我
可却吹不熄我胸懷中的火焰

我們的前面是一條大路
記得那年十月的早晨
我們像一條奔騰的長河
在這裡激怒地怒吼

你在籬笆中消失了
只有我孤零零地走着
在這寒冷的時候
我還要趕一段路

十月的夜晚很清涼
吹拂着深沉的海風
天空撒滿星星
窺望着這黑色的大地

我手裡托着那麼厚厚的書
裡面喧嘩着許多荒唐的歷史
我厭煩地把它合上
眼前，出現了你倔強的影子

我眺望車窗外黑色的山野
山野像大海喧响着風浪
我想起了明天的工作
生活要乘風破浪

眼前終於出現了一串燈光
還有幾點紅得可愛的火珠
黑暗中忽然有了光亮
我知道，我們的終點快到了

冷風陣陣地吹着
吹打着十月的夜晚
當抵達終點的時候
我要快快活活唱一首歌

一九六二年十月深夜

晚會的旋律

遠鈴

當黎基瑪花開放的時候
黎明的南方的河流
輕盪着悠悠的流水

人們帶着默默的哀情
來到那座清靜的墓前
微風飄拂着悲哀的旋律

落葉輕輕地飄
人們又在墓前
哀悼一個南方的少女

紅泥下深埋着妳的青春
留下的是哀悼的紀念
留下的是沉痛的回憶

遠方迷漫着霧氣
人們含淚默哀
在這春暖花開的時候

妳把生命獻給了南方
在漫漫的長夜裡
南方什麼時候遍地陽光

當黎基瑪花開放的時候
黎明的南方的河流
輕盪着悠悠的流水

南方已經瀰漫着黎明的霞光
妳的青春却成了灰土
人們紀念妳，南方的姑娘

妳那清脆嘹亮的歌聲
曾在紅土村裡迴盪
在人們心中是奔騰的長流

人們站在妳的墓前沉思和懷想
什麼時候這分割的土地
沒有悲哀和殘忍的憤怒

墓前的草木青葱
紅土村的人們
為什麼含淚不語

我彷彿聽到妳的歌聲
妳這勇敢的南方姑娘
我默默地傾聽這悲哀的旋律

當黎基瑪花開放的時候
南方喧鬧着黎明的春天
人們默默地紀念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快樂山上的黃昏

慧適

一天黃昏，到丹絨武雅訪友不遇，便索性往前走，打算到金沙一帶去蹈躑躑躑。

車過快樂山時，却被「快樂」兩字吸住，不自覺地轉了方向，改向山上開去。

走盡一道彎彎曲曲的山路，又拾級登上一段石階，快樂山便在面前了。映入眼簾的，是一池碧澄澄的水。池的四周有走廊，走廊上有供人小坐的石桌。坐在那兒，不但可以面對池水，看人家表演游泳技術，同時放眼出來，還可以欣賞美麗的花卉。

揀一張可以望海的桌子，又要了一瓶可口可樂，便靜坐下來，準備獨自消磨一個黃昏——坐一個黃昏，想一個黃昏。

從山上居高臨下望去，可以見到椰樹和海，甚至還可以見到沙灘，在黃昏下，顯得十分雪白可愛。

黃昏雖然來了，晚霞滿天，但海水仍舊很藍很藍的。快樂山對我來說，並不陌生。記得不止一次，我們嘻嘻哈哈而來，又嘻嘻哈哈而去。然而，發現海是如此的藍，藍得有點憂鬱，這可說還是第一次呢。

聽朋友們說：快樂山是個沒有憂鬱的地方。不管你有多大的煩惱，一登上山來，經涼風一吹，什麼都烟消雲散了。

我坐在石桌旁，一面回味這句話，一面觀看眼前的遊客，心想：這話或許沒錯。許多到快樂山上來的人，不管男女老少，的確都做到一切全忘的田地，置身在大自然無憂的懷抱中。

不過，也有例外的。自己也許就是其中一個。我也像許許多多的青年一樣，有小馬般的年齡，而這段春花般的歲月，是應該快樂歡笑的。然而，我不能。我甚至懷疑，那些時刻自己曾經真正享有過快樂？

花紅草綠，池水如鏡，快樂山真是個沒有憂鬱的地方。到了黃昏，雲霞遮天，海水藍得出奇，留連在快樂山上等待星星來自海上，更有無窮的情趣！

只是，朋友們，如果你的心裏不快樂，快樂山也不能使你快樂的，就好像我自己一樣。

（六六年十一月廿六夜於板城）

卡將布爹

蕭楊

旋捲，旋捲，旋捲，
一個個不漏的漏斗
你用斗量
油爆、沙炒、炆煮
硬的、軟的、脆的
這些花生和豆子

你和你方匡中的熟種子
歷經了火的煎熬
煙的薰迫
鹽的跳躍
油的咕噪

旋捲，旋捲，旋捲
一個個不漏的漏斗
你用斗量
五分，一毛……
一毛，五分……
你售賣芬芳的種子

浮湧的人流中
你頂着攤子川行
你靜止在通道上
你寂寞地期待
五分，一毛……
一毛，五分……

漫談張金燕及其「悲其遇」

李 建

在偶然的一個機會，我在星大中文圖書館中認識了「悲其遇」的作者張金燕先生。

張金燕先生是早在三十七年前，便經常在新國民日報和叻報的新文藝副刊「荒島」上寫文章。他在「悲其遇」一書的後記裏，追憶他當時從事創作的經過說：

我之所以在青年的時候，能够以一個本地那時的舊學制，華文高小畢業生的資格來參與當時如火如荼的所謂「馬華新文學的擴展時期」的「盛況」（請參閱馬華新文學史稿），是給「荒島」的主編黃振彝，一個剛剛由上海南歸的國民大學畢業生鼓勵，才敢搖起筆來吶喊，創作短篇小說。當然啦，在我未動筆寫作之前，我也曾披閱過不少「五四」後中國的新文學小說和小說雜誌，尤其最嗜好的是北歐和弱小民族的翻譯小說。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一位作家在從事創作前的準備，以及從事創作時的動機。張金燕先生雖然只是一位「本地那時的舊學制，華文高小畢業生」，但是，他的努力是不懈的，他自己曾經作過深厚的自修，曾經「披閱過不少『五四』後中國的新文學小說和小說什誌，尤其嗜好的是北歐和弱小民族的翻譯小說」，則張先生的學問根柢當然不錯，閱讀能力必然很強，具備了足夠的條件，然後才提起筆桿寫作，難怪他創作的數量，「在短短的三年間

……寫了不下二十多篇短篇小說，十多篇的雜文，多首的白話詩歌和數篇的故事新編，總共有二十五萬字」；而他寫作的對象，據他親口告訴筆者，是專向社會最黑暗和最骯髒的角落去着手，這點，我們從他的作品中也以獲得印証，作者在當時，正是一位寫實主義派的作家。

張金燕先生的作品，主要可以分為兩大方面來敘說：首先是他所創作的雜文，大約有十多篇，「作風渾厚壯闊，抨擊華人社會的腐舊思想，淋漓盡緻，鞭辟入裏」（方修先生的話），「南洋華僑的畛域毒」，「南洋華僑的祖家觀念」等篇可為代表作。

其次，便要談到他的短篇小說的創作了。他的短篇小說的作品，在數量上是遠遠地超過他的雜文的，可見當時作者主要的便是集注意力於短篇小說的創作，而雜文相信只是偶而作而已，無論在質和量上都無法和短篇小說相比匹的。

「悲其遇」這個集子，只收了當時的八個短篇，算是錄其全部小說的三分之一而已。然而，這些作品，大部份都有着相同的一個主題：它們都是闡明着在殖民地的半封建社會裏的婦女底慘淡的命運。因為張先生的小說中的主人翁都是些弱質的婦女，作者所提出抨擊和研討的，都是一些婦女的切身問題，因此，在那個時代來說，作者真不愧是婦女

界的喉舌，同時，也是婦女問題的小說家。

在張金燕先生筆下的婦女形象，正如苗秀先生在他的「馬華文學史話」中所說的一樣，大約分為兩大組：第一組是那些不曾受教育的舊式婦女，像「三姊」裏那個妓女阿蘭，像「曲路頭」裏那個山芭姑娘阿嬌，像「阿鳳的歪史」裏的女主角阿鳳等，都是屬於這一類型的婦女形象。第二組是進過新式學堂受過「五四」新文化洗禮的所謂新女性，她們反對買賣式婚姻，要求戀愛自由，「文明結婚」。這一類型的婦女可以「悲其遇」中的女主角陳慧蓮，「泥河哀籟」中的女主角徐麗麗，以及「七頁半孤雁雜記」中的女主角翁瓊姊為代表。前一類型的婦女的命運，完全操縱在當時的半封建社會的餘威之下，懾服於一種聽天由命，不能自主的噩運裏，作了時代的犧牲者。她們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同時，在當時的經濟權力仍然操縱在男人手裏的社會，就是她們想反抗，也是反抗不來的。後一類型的婦女，雖然她們是受過新時代教育的洗禮，有勇氣提出和現實環境相背逆的精神，但是，像「悲其遇」的主角陳慧蓮，因為誤解自由，反而失足釀成千古的遺恨！像「泥河哀籟」中的女主角徐麗麗，身懷六甲而遭遺棄，結果是神經失常。像「七頁半孤雁雜記」中的女主角翁瓊姊，雖然勇於反抗，勇於出走，這點精神算是突破當時的傳統視綫，給當時

五月的別離

曉白

是最後的一次相會
還是後會有期
船艙上的朋友們
話兒都說不出半句
拍一張紀念照吧
這一去，何日再相聚
萬水千山
各在東西
母親昏花的眼睛
泪水盈盈，朋友們低着頭
揮一把泪道聲珍重
記下這五月的別離
往日兄妹般的情誼
晚會上的高歌共舞
有風有雨的生活
只能堆成一頁頁的記憶
臨別前的握別
不知要說句什麼
送你一本詩集
請記得我們的歌聲

別了，從此後
你踏上新的海港
願妳像勇敢的海鷗
飛翔在生活的大海上

一九六四，五月

落雨的晚上

冰谷

落雨的晚上，在小樓
妳提燈照亮
我的荒涼，我的幻想
讓那些落花在雨中哭泣吧
讓星星顫慄於冷夜
妳在的晚上，我變得勇敢
就像海上破浪的舵手
不再是愁愁慘慘的少年
不再把相思子植在心原
且共聽風的警歎，雨的旋律
且煙化沉痛的過去
夜央了，風雨依然
小樓後蛙聲頻傳
我們都不寂寞。談着
比一千零一夜更長的故事
談斷頭台上悉尼卡登的笑容
落雨的晚上，在小樓
麗絲，我握一手暖暖
一手柔柔的記憶

（六六年十一月於吉打）

仍然沉睡在半封建勢力的鑲嵌裏的婦女們，一種神經上的振奮和刺激；然而，我們試想想看，像翁瓊姊這樣一位弱質的婦女，又能走向那方去呢？命運之神是最慘酷的，最後，相信主人翁還是難逃命運的魔掌的。

張金燕先生作品的特色，在於故事情節的真實感，所以信筆寫來，處處令人感覺主人翁的身世環境與現實有貼切的關連。根據作者自己在「悲其遇」一書的後記裏，提到他書中的主人翁的時候，他說在「阿鳳的歪史」裏的那個老妓阿鳳，正是描寫本世紀初在殖民地統治下的公娼制度裏那條在南洋州府各埠最出名的「喃吧街」——長泰街——靠賣淫為生的一個婦女的事蹟。關於「悲其遇」的故事中的女主角陳慧蓮，他也說「在一九二五年間，的確碰着這樣一個可悲的身世的模特兒」，因此，實人實事，在作者的筆下便更加顯得親切與真實了。

其次，作者的作品，開始有「把南洋色彩放入文藝裏去」的傾向。他在小說中，間或滲用了本地的土語俗話，因為作者是廣東人，所以廣東人的好些諺語俗話無形中便滲入作品當中，圓潤地被運用着。這種嘗試運用大眾口語的寫作，在作者的作品裏，有着一一定程度的成就。作者這種觀念是相當正確的，以後，這條道路算是闢開了，好些作者都繼續向這個方向去發掘和創作，所謂「馬化」的作品便產生了。

此外，作者的小說主題明確，佈局和結構也相當嚴謹。至於文字上有時顯出生硬，句法修辭上常有不確當的地方，這些都不算是大毛病，就大體上來說，作者的表現，在早期的馬華文藝作品中，能有如此的成就，已經算是難能可貴了。

煩惱

• 葛霜

一

廿一歲，是一般少女最驕貴茁盛的時期，溫馨甜蜜的夢自然來輕叩她的心扉，美麗的白衣天使也圍繞着她，向她灑洒芬芳潔白的蜜汁——她會幸福的嘗試到愛的滋味，緋紅色的戀情會纏繞着她；她會被人愛，她可以去愛她所要愛的人。

但是，我沒有這種幸福，我還未能體會出這種微妙的情感的發生——雖然，我現在是廿一歲了。大學的生活，今年是第二年了，在班上，也看到一對一對的「鐵」由偷偷摸摸而最後公開地出現。可是，我的心湖還像在中學一樣，絲毫也沒有受到波動——我是一個貧家的女孩子，自己要在課餘的時間工作，在半工半讀的情況下唸大學，那裏還有時間去想這些玩意兒呢？

不過，最近，我覺得自己的情緒有點反常，有時根本不能專心看書，吃飯也是兩三口吞掉就算了，不知是什麼味兒——大胆地說，我整個心靈給一個影子佔去了。我所以說是影子，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他的聲音，也從來沒有看過他一眼。我想，他有一幅方形的臉，筆挺的鼻子，多數的時間是緊閉着嘴唇，眼睛透過眼睛射出深深有力的光；冷峻；嚴肅，但，假如他裂唇一笑，你可以從他的眼睛裡看到一個美麗可愛的世界。

我得先說，我是一個喜歡文藝和時常執筆的人，雖然寫得不像樣，可是，我平常的費用就有二分之一的靠稿費來維持。由於這樣，我每天都注意各報章雜誌的副刊；也由於這樣，我「認識」了他，因

為他也經常投稿，他的筆名是：紅平。

他寫詩，寫雜文，但最多的是小說。他的小說多寫小市民的生活，深刻靈活，簡潔有力而充滿着濃厚的人情味——有時，我的作品偶然的和他的作品被編排在一起，我就感到光榮，感到我的旁邊有了一位有力的保護者，我的心就跳得特別快；有時，隔了短時期，在報章副刊上沒有見到他的作品，我就會很着急的問自己，難道他生病了嗎？或者發生了意外？

我不曉得這是一種怎樣的感情，我竟關心一個素未謀面的人！這是廿一歲才會產生的感情？難道，這就是……

我很想去想，又不敢深入的想；我開始嘗到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滋味。

二

星期六下午，沒有課，我循例回家；晚上，我又獨自到街上踽踽。

這已經是成了習慣——在執筆寫點東西之前，我一定要到街上兜幾個圈子，然後回到書桌前閉目沉思數分鐘，才拿起筆，因為街頭的所聞所見，往往會觸發自己的靈感。

我得承認，我外表雖然沉靜，但內心却非常的「野」。許多女孩子都是不敢獨個兒出門的，尤其在晚上；可是，我就往往一個人大街小巷的亂闖，因為從那裡面可以發掘許多寫散文的題材呀——噢，前面來了一個熟悉的影子，手裡還拿着書本。

「銘莉！」



「哎，陳方。」原來是他，一個時常沉默的人，班上一些同學叫他為「老實人」；此刻，他裂開了嘴，左手托了一下眼鏡，神采飛躍。

「銘莉，一個人散步？……我請客。」說完，擺一擺頭作勢。

他陳方是我們班上唯一的一個半工半讀的刻苦勤學的同學，班上的同學多是富家子弟，平日的生活浪漫慣了，很少和陳方來往；而陳方在上課時，總是默默地坐在課堂的一角，很少開口，一臉的冷峻，好像有一絲絲的心事縱橫交錯地綰住他的心。有好幾次，我很想和他談話，可是，看到他冷峻的臉……

今晚，第一次看到他這樣開朗，為了不掃他的興；而且，也許，我也有要了解他的生活情況的一種需求，所以，我答應他了。

我們走着，許多特殊的眼光投向我們，我的心跳得厲害，幹麼會這樣？我們的關係很平常……我的心還是……

過馬路了，他挨近了我，我的臉燒起來了；他看着我，我低下了頭。

這是一間非常清靜的咖啡店。

「陳方，瞧你今晚這樣得意，有什麼事嗎？」

不敢正眼看他，我只瞟他一眼。

「今，今晚，我拿了薪水，四十五塊。」他的眼睛也笑起來了。

「什麼薪水？」

「家庭教師，我教四組，還有兩組的薪水沒有拿……聽說，妳也有教，幾組呢？」

「嗯，三組。」

「奇怪，也好笑，家庭教師成了大學生的正當職業，不僅是我們，去年本系畢業的同學，大半數都當了家庭教師。」

「唔。」

「我聽說過，除了教書，妳也時常寫稿，寫得很勤……」

「誰說的？我不會。」

「不必謙虛，妳的作品，我時常看到，寫得很好……」他看見我沒有表示，進一步的說：「妳的筆名是：藍瑤。」

「唔。」我掉轉了身：「寫得不好，要你指教。」

「還要客氣？老實說，妳的情況，我了解，妳要靠教書和寫稿維持妳的生活……我的家境也不好，我沒有母親，父親是泥水匠……唉，不談了，我們都是窮家的子女，我們應該互相勉勵。」一臉的嚴肅。

他沒有母親？我有母親，她替人做傭人，我的父親是一個巴士售票員……

氣氛太過沉了……

「陳方，從同學的口口，我曉得你也時常寫，妳的筆名，告訴我，好嗎？」我微笑着。

「筆名？妳知道了，又有什麼用呢？不必急，以後妳自然會曉得。」他呷了一口咖啡，呼了一口氣。

「以後？你不公平，你知道我的，可是，你的

不告訴我……」我翹起了嘴。

「唔，怎麼不公平呢？不公平的事多着呢，譬如……」

「不要扯了，算——了，我只希望你以後多多指導我。」我瞪眼看着他。

他微笑着，看看我；我的臉熱了，轉移了視線。

「銘莉，家庭教師，昨天我接到一組新的，可是時間衝突，我讓給妳。」一臉嚴肅。

「嗯，真的？時間……」我的心幾乎要跳出來。

「時間是拜二，拜六兩晚，兩個小學生。」

「太好了。最近，經濟問題，使我發霉了，真感謝你。」這一次，我瞪着他，一點害羞都沒有。

「銘莉，最近×報增開了一個『婦女版』妳不妨試試。」

「唔，不敢。」其實，我內心是雄心萬丈。

「晚了，我們走。」他站起來付錢。

「你的筆名？」我急著要知道。

三

亂了，我的心湖好像給一羣刁皮的小魚攪混了。開始，我敬佩一個素未謀面的寫作者——紅平，我喜歡他的作品，我關心他；這不是很奧妙嗎？我竟盲目地付出了這一份感情。現在，我時常幻想（不只是幻想，可能是真的），陳方就是紅平，也只有陳方才可能是紅平。不是嗎？陳方就像我想像中的紅平一樣，有一幅方形的臉，筆挺的鼻子，時常緊閉着嘴唇，戴着眼鏡，一臉的冷峻……還有，陳方也時常寫稿……

奇怪莫測的廿一歲的感情，我真的把陳方當作紅平了，我開始關心他，他開始佔據了我的心靈。上課的時候，我會找機會轉過頭，視線落在陳

方身上；有時，我們的視線接觸了，我感到整身發燒。

「銘莉，妳年紀不小了……」同房的美娥拍着我的肩膀，好像要跟我開玩笑：「班上一對一對的『鐵』都出現了，妳還等什麼……」

「無聊！」我撥開她的手。

「無聊？這是現實的問題。現在不找，畢業出去就後悔了。」美娥拉高嗓子。

「因為妳找到了，所以欺侮人。」我插起腰。

「不。妳，不必假正經，我是過來人了。哎，打鐵趁熱……」放低了嗓子：「妳最近不是很關心周春福嗎？妳時常轉頭看他，他也知道妳的心事……」

「怎麼？」我睜圓了眼珠，心裡說，我是一百巴仙回過頭去看陳方，我會希罕周春福？他只會去舞廳，在宿舍賭博，去不三不四的地方……

「看妳，這樣緊張，整天神魂顛倒；告訴妳一個秘訣，要愛，就大膽的愛，大膽的表示……」美娥賣弄經驗。

「算了算了，我要做功課。」我掩起了耳朵。

「說到家境，春福不算壞，有汽車，有傭人；人品也不錯，只是好動一點……」她做起媒人來了，我根本就看不慣周春福這一批人墮落浪漫的作風。

「够了罷？我要做功課了。」

「這個機會，是難得的，是嗎？要不是我先有了，我一定不會放過周春福的。」真的是越說越無聊了，美娥一點也不感到肉麻。

我索性不理睬她，由她說好了，誰叫我這廿一歲的感情不喜歡他周春福呢？感情不是用汽車、傭人買得到的……

「不說話？銘莉，呀，人家喜歡妳呀，他每次都偷看妳；聽說，他還為妳寫了許多動人的情詩呢

。「美娥又拉着我的手。」
「輕佻！」擺脫美娥的手，我拿了書本和筆記簿到圖書館去了。

四

真的，我感到有點害怕，一刻鐘看不到陳方，我就六神無主，一陣空虛，一陣惆悵……有時，陳方要我幫忙抄稿件，我也很樂意的接受；不過，我有点恨他，他還是沒有把筆名告訴我。

這天，我很早到了講堂。冷清清的，只有周春福比我先到了，他坐在近門口的地方。

我在講檯邊面選了一個位子，攤開了「語法」；突然，我面前站了一個人，是周春福，他遞給我一張粉紅色的紙箋，隱約可見「獻給銘莉」四個字——他隨即走出了講堂。

我順手把它攤開，是一首小詩：

妳是天上的一顆明星，
我愛上了妳的晶瑩，
人間少有這樣的神明。

在冷峭的黃昏，
在寂寞的清晨，
在課堂上，在雲南園——
永遠有一顆明星，向我眨眼！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獻給我愛的明星；
任憑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存在或是消滅——
太空中永遠有你不昧的明星！

哈，我用手帕掩住了口，肉麻！假如我的記憶沒有錯，這是節錄和偷改了徐志摩的「我的戀愛」而成的，我起了一身的疙瘩，怪難受的。

下課的時候，周春福捧着書本跑到我的面前打開話匣子：

「銘莉，我有事想和妳談談。」說時，有意無意地舉起金色的手錶。

「說罷。」

「到『四勿亭』去，順便喝杯茶。」他造作地彎了一下身子。

沒有理由拒絕，我跟着他走。

因為是最後一節課了，「四勿亭」沒有一個同學。坐下，他的眼睛像鐵釘一樣釘着我，好像在欣賞一件藝術品，我很氣。

「A……妳，妳喝什麼？唔？」他開口的時候，我正想站起來要走了。

「什麼都不喝，有話，說罷，我沒有空。」

「O，O……慢慢來……」他揮了一下手：「阿華田，兩杯！」

他又是呆呆的對着我，茶來了，才驚醒：

「喝茶，銘莉。」

又是沉默。

「銘莉，我的，詩，看了嗎？那是我全部的，終生的感情的作品……是的，我們的友誼應該發展……」

我看着他表演。

「一年級，我就喜歡妳，妳是我們班上，功課最好，容貌最好，最好……」說着，張着嘴，右手慢慢地從桌面爬過來，快要觸着我的左手了。

我一動也不動，看他耍什麼戲法。

「啊，我真心的，真心的……」壓低了嗓子：「愛妳，我們，我們要生活在一起，不分……」未說完，他的手指便落在我的左手上……

像觸了鐵刺，縮回了手，我坐直了身子，狠狠的瞪着他；之後，我走了，一口茶也沒有喝。

五

有一個月了，沒有看到紅平的作品；陳方，也有兩個禮拜沒有來上課了。

雖然，我還是照常上課，教書、寫稿子；可是，我感到好像獨個兒生活在一個孤島上，只有淡淡的陽光，看不到人羣——紅平生病了嗎？陳方也是生病？紅平發生了意外？陳方也發生了意外？……我覺得有點發燒，我也生病了？

郵差送來了一封信，清秀的字體，一過眼就曉得是陳方的：

「妳接到信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新加坡，在聯邦的一個小膠園裏拿起膠刀了……上個月，我父親從五丈多高的建築架子上摔下來，犧牲了；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了……我不是富家子弟，本來不配進大學的，老實說，唸完了一年級，我就想休學了。可是，因為在班上發現了妳，我覺得，一個女孩子尚且能够靠自己半工半讀進大學，我難道不可以嗎？於是，我又留下來，這是妳給我的鼓舞，是你給我的勇氣……記着，我們是窮人的子女，我們有機會進大學，我們所負的責任，比一切的人都要來得大……最後，讓我告訴妳，這是妳急着要知道的，我的筆名是：紅平……」

紅平？我跳了起來，一陣惆悵，一陣空虛；眼淚，滑落到我的唇邊。

好像被人偷取了什麼，可是，我什麼也沒有失去，我感到冷，異常的冷，我需要火爐……躺在牀上，我不能上課了，身上每一個細胞都在發火。火，要將衣服，將被，將牀板燃燒起來了……

——奇妙的廿一歲的情感，惱人的廿一歲！

貝多芬的一生

小榮

音樂是屬於「人」的，它是人的勞動的結晶，是人類生活中一種不可缺少的「精神物質」。音樂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也可以激發人的意志。

有的人把音樂有意或無意地看得很神秘，很高尚，有的人更以為自己懂得音樂而飄飄然。在這種情況下，古典音樂常常成了代罪的羔羊。他們說古典音樂是深奧的，是玄妙的，是「高級」的，是「正統」的，平常人不一定能够領略。其實我想偉大的古典音樂家們創作的目的，絕不是為了求玄妙深奧，而是要表現他們心靈上的感受和他們對人類、對世界、對事物的理想和願望；也絕不是為少數人而是為大眾而創作的。再說「正統」這個名詞也不能就局限於此，難道其他形式的音樂如民歌、民謠、民間音樂、抒情歌曲等正派的音樂就不「正統」就不「優良」了嗎？應該承認一點，音樂是人創作的，就應該符合人及人的社會的要求，這種由人的勞動中產生出來的結晶，就應該由人好好地去保存發展。

說到西方音樂世界，就不能不提古典音樂來。古典音樂最興盛的年代，就是十九世紀的初期及中期。在這個古典音樂昌盛的年代里，出現了許多多偉大的音樂家：貝多芬、蕭邦、舒伯特、海頓、莫扎特、李斯特這些人，相信在大眾的心目中是不會生疏的。這些音樂家都是能獨當一面的偉大作曲家或是演奏家，可以說除了柴可夫斯基外，其他各人都很年少就有名聲了。他們各人有各人的創作精華，且都承繼了前人的經驗和優良傳統，而加以實際的創作，充份的發揮了古典音樂的優良實質，

使古典音樂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樂壇和世界樂壇上放出了奇輝異彩，成為世界音樂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為後人所敬仰，所愛慕。

提到十九世紀古典音樂家，貝多芬往往是被人們高舉到第一位的。的確，他的作品完善，就足以使他名居第一位而無愧。提到貝多芬，大眾往往會想起他那兇勇剛僻的面貌來，他的兇勇剛僻的風格不僅表現在他的臉上，也表現在他的作品中。他那種剛僻的性格大概是童年時代就養成了。當他還是四、五歲的時候，就在父親皮鞭的壓迫下，天天俯在鋼琴架上練琴。由於在他幼小的心靈得不到愛的薰陶，漸漸地就養成了孤僻的性格。他的父親要他練琴的目的，主要是想把他練成演奏家，出名的「神童」，將來好替他撈一大把錢。貝多芬是成功了；但是他的父親是萬萬地想不到他偉大的兒子不僅成了「神童」成了演奏家，而且還是十九世紀樂壇上一位遙遙領先的古典音樂的第一號旗手呢！他或許也感到失望，他的兒子似乎在「財」這一方面不夠爭氣，沒有為他撈一大把。

月光曲（Moonlight Sonata）的作曲過程告訴我們貝多芬的感情是豐富的，是一個懂得愛懂得恨的人。他熱愛大眾、熱愛平民；他憎恨那些生活腐敗，對音樂不懂裝懂的貴族們。他鄙視他們，不和他們同流合污，因此常常惹怒了他們。由他的第九交響樂中，更可以看出他愛憎分明和光明磊落的風格。

貝多芬的一生是多災多難的光榮的一生。在他努力經營下創作了許許多多美滿的作品來。他一共

創作了九個大型交響樂，在這九個交響樂中以第九交響樂最為特出。

第九交響樂，又稱合唱交響樂。這支交響樂，共分四個樂章，前三個樂章是樂曲組成，後一樂章加插了合唱。單就形式上來說，這是新奇的。整個樂曲可以說是貝多芬人生觀和世界觀的表徵，尤其是第四樂章的合唱、領唱的新形式，更提高了整個作品的表現能力。他把他那隱藏在心靈深處的對人類對世界的愛顯露在樂曲中。他歌頌偉大的人類，他疾呼人類平等大團結，他歡呼「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崇高理想和願望，這完全是美好世界觀的表徵。

第九（合唱）交響樂總結了偉大作曲家的一生，和他對人類對世界的愛和他的崇高理想。但他到底看不到他理想的實現，在這首交響樂完成並演出後三年，偉大的音樂聖手就在一個暴風雨的夜裏，嘶喊着「奮鬥！奮鬥！……」離開了世界。

第九交響樂寫作的時間，大概是兩年左右，貝多芬是在全聲的情況下堅毅地寫作的。他的困難是可想而知了，但他到底突破重重困難，把它寫成了，而且演出了。第一次演出時，他親自指揮，對於一個全聲的音樂家來說，要控制一個大型演奏是何等的困難，而且也是史無前例的。但他還是把演出順利地完成了，你想，他已不能欣賞到自己勞動的結晶，這該是多麼遺憾的事啊！

貝多芬是死了，他是永遠永遠的去了，但作為他的繼承者——許許多多現代及未來的音樂家們——都應該好好地學習他的精神，承繼他的衣钵，走他走的道路，忠實實實地為人類而歌唱，為生活而歌唱。

〔註一〕柴可夫斯基：年少時沒有從事音樂創作，原為書記，廿二歲左右才放棄此工作，而專心從事音樂的創作。

化鴛鴦爲海鷗

格凡

——談談馬華文壇的貧血詩

近兩年來，馬華文藝園裏發出來的好花好樹，真是太少了。而在台、港派色情文藝大量湧進，與本地各種形式主義唯美主義文藝的喧囂聲中，它更顯得有些寂寞。然而又顯得珍貴可愛，就如水中之珊瑚，谷中之幽蘭，崖間之松柏，散發出異采和芬芳，展現出它的傲骨。

誠然，在書局和書攤上，舶來的脂粉小說，間諜小說，武俠小說這些腐化的東西真的是琳瑯滿目，感人視聽，對一般無知青年的遺害非淺。對這類書刊，筆者不打算在此費舌討伐，只勸一些年輕人千萬對它警惕，堅決與這類東西絕緣。

在此，筆者想談的是關於馬華文藝界近年來出現得更多的溫情主義情詩。以下，我們更貼切地稱它爲現代鴛鴦詩派。鴛鴦蝴蝶派文藝，原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初期便已出現過，它是健康文藝的旁支、逆流。它是一些有閒階級吟弄風花雪月，專門叙寫男女愛情的詩文。它，早已被前人批判過，也被証明了它不是大眾所需要的東西，而它的發展前途，只可能是趨向破產與沒落。然而，現時現地，它竟以換湯不換藥的姿態，出現在馬華文藝園地里，而且頗有蔚爲一種風氣之勢。

鴛鴦，乃是一種善於談情說愛，出雙入對的鳥兒。顧名思義，鴛鴦詩派就是一種陶醉在兩人間的爱情，整日價抒發個人的相思情意的詩歌。鴛鴦詩派在內容上是寫愛情生活的，而這種愛情生活內容

又是屬於有閒者，由於他們的愛情生活貧乏而無內容，戀愛觀又庸俗，因而這類詩的作者，必定大力在詩的形式上下功夫，堆砌許多徒具色彩，沒有內容的詞藻，以掩蓋它內容上的貧乏空虛。現代鴛鴦詩即使在題目上看來，也往往是那麼一套，陳舊不堪，如「寄××」、「給××」、「思戀」、「我倆的愛情」等等，諸如此類，也許名目斯文些，堂皇些，但不論如何變法，一看就大抵知道寫的是什麼了。

這些詩，你看上一百篇，也看不出有什麼充實而健康的內容。它缺乏那種年青的有朝氣的熱情，也缺乏崇高的思想。因爲它基本上是有閒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產物。它表現出來的思想感情，充滿着自私的，狹隘的，庸俗的，市儈的素質；它的戀愛觀也是市儈式的。由於它表達的情意是個人的，又完全局限在自私的愛情的小圈里，因此，它不可能引起大眾的共鳴，甚至其他的有閒者也不感興趣。其思想感情更談不上與廣大羣衆的思想感受相通。

總括來說，鴛鴦詩的內容規格不外：相逢，相戀，苦戀（或愛情成功），風花雪月，山盟海誓，天下只有你和我等等。那些「多情詩人」，就在這個規格里打滾，動輒感慨萬千，動輒無病呻吟。

也許鴛鴦詩的作者會說，他們並沒有無病呻吟，而是吐露他們的「真情」，他們的「純潔、崇高」的愛情，或者什麼「人與人之間的愛」吧？但我們要回答說：雖然你們不是沒有忠實而真誠的愛情

，你們也常常會因爲愛情而痛哭流涕或者喜歡到如獲珍寶。但是盡管如此，它却是有閒階級個人主義的產物，除了表達個人愛情的喟嘆，個人的哀痛與歡樂外，再也沒有什麼了，既與社會痛癢無關又與大眾痛癢無關。這樣，即使你們流了一江一河的熱淚，萬般熱情，對於別人來說却是一文不值，因此這正是又庸俗又可厭的無病呻吟。

然而，筆者並不是說凡是愛情詩都是鴛鴦派情詩——像普希金，裴多菲，拜倫，依薩可夫斯基，李季，聞捷等著名詩人也寫過愛情詩，但他們的詩情是優美的，而不是庸俗的狹隘的，更不是那種跌落在愛情的網里所發出的無病呻吟。

如中國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長恨歌，也寫到愛情，然而它批判了腐敗統治階級的荒淫愛情生活，甚至反映了封建皇朝的崩潰，反映了歷史時代的面貌，它的意義是如何深巨。如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也描述及愛情，然而，主題絕不只是愛情。它反映了當時俄國知識青年的精神面貌，詩中充滿着對祖國鄉土的熱情描繪。

再舉一些短詩來說，伊薩可夫的「喀秋莎」不是非常優美的愛情詩嗎，但它的內容是不是僅限於狹隘的愛情呢？不，它還有着濃烈的愛國思想呢。

有些詩作者，生活既狹隘，思想又庸俗，缺乏愛國愛民的熱情，對廣大羣衆的生活不予聞問，終日埋頭於個人利益打算上。他們所注意的除了金錢

異鄉人

李菖蒲

——寄遠在紐西蘭的一位朋友——

許多文字從我的筆尖跳了出來，文字的手拉着手，排着長長的隊伍去窗前看月色，看指甲花的葉子在白色的信箋上演皮影戲。大個子，我正在給你回信，龍飛鳳舞地給你寫祝福。

我站在赤道旁邊的一個蝙蝠形的小島上，夜間的氣候依舊燃燒；而你說：異地的秋風把你吹得發抖，冬天就快來到。大個子，我記得那天，那天晚上在機場，你插上壯志的翅膀，轟轟烈烈地向南飛去，去向地球南半部的極南端，就下降，自厚厚的雲層，就棲息在世界上最美麗的海島，修刷你的年青的羽毛。

大個子，我們小小年紀的時候就離家了，我們的眼淚流在母親的臉上。家，可愛得像個新娘，我們已經沒有家，我們的意志比愛人的地址更芬芳。如今，母親的頭髮飄着海的銀沫，我們也都有鬍子了，時間以光的姿態向前衝去，一如我們沒有停留的腳步；世界這麼大，山河無比嬌麗，我們的胸膛不刺虎豹，我們的胸膛刺着世界的大地圖，準備永遠流浪。我們的家系來自大海，我們是異鄉人，我愛卡謬，你愛阿因斯坦龐大的頭顱、飄動的長髮，以及牛頓那顆偉大的蘋果。

五月，大個子，葡萄成熟了沒有？橙花吹起香香的笛子沒有？你要不要去爬山？你應該去爬，把自己的名字和希望種在雪堆裏，使白雪溶化，也用你的神采去璀璨異國的樹林，然後在林中讀書和思索，想母親，想想朋友，以及害起輕微的思鄉病。而五月，我

將回到湖畔，肩扶着沉重的書本，去收拾你留下的豪笑；宮殿式的建築永遠巍巍，鮮花在死亡中復活了青春，生活將依舊匆忙，但，大個子，我們已不能在一起辯論，一起帶怒地回看，以炯炯的目光照射那一片深深的黑暗。

大個子，幾年後在柔道場上再見吧！我的大巴掌揪住你的和服，你的大巴掌揪住我的和服，起步，轉動，我們的體重是山的立體；就踢你的肚子，把你踢上青空，呵，滾下來，創造一個動聽的响地雷！就翻身，把我狠狠地從天上拋落，呵，地震，震不碎一條頑固的靈魂！大個子，幾年後在音樂會中再見吧，鋼琴、燈火、那女子的手像活潑的白老鼠，在黑色和白色的琴鍵上跳着，為你演奏那綠島小夜曲和少女的祈禱，還有蕭邦和柴可夫斯基。大個子，幾年後在理想的廣場上再見吧，我們再叙談別後的墜拓的痛苦，並且朗誦卡謬的「異鄉人」，宣佈我們的名字是火。那時候我們就去海岸找尋泥土的香味，用泥土來雕塑熱情，我們就去大街上吃很多烈酒，欣賞很多風景。

懸崖，像巨人的胸膛；樹木，像你的生命一般青翠，你的血液裏沒有冬季。大個子，當你看到毛里斯族人的時候，你必然記起我銅色的肌膚；當你聆聽海與瀑布的交響，你會舉起強壯的頸項，在海的盡頭燃放地歌唱！明天，我將在海邊，我會用貝殼的聽筒，用大海的朵耳，打探你最新的消息，以及你在真理的汪洋中所鼓起的浪潮！

以外，就是個人的愛情生活。這類人，當愛情上失意時就大發呻吟，當愛情得意時也大發詩興；甚至還有一類是借副刊對他所思念的女子示意，把寫詩當獵取愛情的工具，諸如此類個人主義思想與鴛鴦詩派的產生原因是分割不開的。

筆者對鴛鴦詩派的意見是，不如收起一切無病呻吟，除去舊習，放大眼光，轉而洞察世事變化，關注民情，並向偉大的詩人們學習，拋棄愛情的牢騷，學海涅把詩當着劍，當着火焰，唱出人民大眾的聲音，為時代留下一點可珍貴的東西，而不是為人們製造大量的文藝垃圾。讓詩作者把鴛鴦變成海鷗吧！

十字街頭

花非花

這裡也是人生的一個舞台，上演的活劇充滿着悲哀；

這裡有愁苦的臉孔，有迷途的羔羊，這裡有失業的哀嘆，有苦痛的徬徨！

瞻望前途，多麼暗淡多麼渺茫，熱血呵，已不在心海中翻湧盪漾；

一聲歎噓復一聲長嘆，命運底悲歌一世也唱不完！

停駐在這個徬徨的驛站，

有的心冷卻，死亡，有的心迷茫，紊亂，

有的心却迸發出希望的呼喚！

這裡也是人生的一個舞台，上演的活劇充滿着悲哀；

這裡是一個徬徨的驛站，路燈呵，但願妳能把徬徨者的前途照亮！

死

〔波多黎哥〕雷內·馬奎斯著

黃軒譯

早晨很暖和、很靜，帶着點星期日上午那種淒然寡味。教堂的鐘聲清晰地、有規律地傳到屋子裏。尤蘭姐八點就起身，便盡可能弄出多點聲音想吵醒他，他就是最怕這個。但他不想去逆她的性子，繼續假裝睡覺。最後她抓起面紗跑出去，用力地摔上門。

他起了床，情緒很壞。頭有點熱，別的都還好；但四顧一下，總覺得這間房子窄小得令人窒息，就像要把他壓碎的。他緩慢地、機械地穿上衣裳、洗臉、刷牙，心裏急着想出門，動作却是軟綿綿地使喚不來。最後，身體才像服從了意志，才蹣跚到廚房，煮了一杯咖啡，幾大口喝了下去。他甚至沒有發覺他忘了放糖，唯一的念頭就是想儘快地溜出去。

馬路上，太陽無情地晒着，他不得不把眼睛閉上好幾秒鐘，讓它們適一適應那刺人的陽光。他站在人行道上，猶豫了許久。今天是棕櫚日（復活節前的星期日——譯者），他却沒有確定要做些什麼。尤蘭姐中午就會回家，昨晚他喝到酩酊大醉，不想看見她。

他剛要走過馬路，馬上跳回來，一輛摩多西卡飛掠過去，還擦到他的

褲子，接着一輛大卡車，坐滿警察，接着再一輛，又再一輛。車輪的聲音就在附近的街角尖叫。這不尋常的調動武裝部隊和大軍車劇急的奔馳，在這個單調、寂靜、老舊的殖民地城市裏，顯然是令人心驚的。但是他不耐煩去想它。

他開始沿着街道走，起初腦子裏像是一片空白；這倒是很舒服的感覺。但幾乎是突如其來，他的思緒忽然有了意識。還是同樣那個形式，總是：生——死，死——生，死。

這思潮在何時開始呢？他記不準了。也許是在那麼一天，在海邊，凝望着大海，看着海水必然的、永恆的節奏，以及它千萬年來不變的命運。或是在另外一天，當他看見他誕生的房子的殘垣頹壁，而想把過去的歲月 and 那大房子、彫飾美麗的陽台重新在幻影中建立起來，却不可能，「這個」已絕不是「那個」了。或者是，當他去遊覽西班牙砲台的時候，手撫着那些古老的石頭，想起那些死去無數年代的人們，他們或許都會撫摸過這些石頭。他不知道在哪個時候興起這種生死之感。

忽然他感到很詫異，他的遊移不

定的眼光落在女人的兩隻腳上。那是在一間商店的櫥窗前面，他不敢確定這雙腳是光着的還是穿着透明的襪子。但他却覺察到那兩隻紅色的窄長鞋子太小了一點，不適合那雙肥胖的腳。不過腳踝却很纖細，呈現着優美的曲線，一直描到渾圓而豐滿的小腿。黑色的絲襪蓋住雙膝，把他搜索的眼光阻住了。他又想起尤蘭姐。

尤蘭姐的兩腿也是纖細而且柔滑，頂叫他着迷。有一次他對她說，她的大腿就像兩枝百合花的花莖，她聽了很生氣，但馬上就開心地笑了。

如果不是尤蘭姐老是擺出那種做妻子的樣子！有時候他們的生活簡直只是一種婚姻的形式而已，他感到十分厭惡。特別是她着意想使他變成一個有用的人的時候，好像剛才，多蠢！她這種做法常常把生活搞出幾個星期的苦惱。

尤蘭姐討厭他太過沉溺在酒裏頭。一般上，星期日的上午都要講倫理道德的，而他在星期六就狂放胡來，氣得要發狂。這時候他就懷疑，和尤蘭姐的結合是不是真正的所謂結婚？

可是尤蘭姐也有一種奇妙的力量，能够引起他的情慾。他很喜欢這種

快感，它來得很快，沒有不必要的麻煩，也不用他跟着傳統習慣去追逐女人。他是寧願讓生命之火自己燃燒而絕不肯破壞他的安閒的。因為他是最怕去行動、去做點什麼的，每一項有意識的行動都是向死亡踏進一步。

突然他看見兩隻腳出現在紅鞋的後面，很大的一雙腳，穿着黑皮鞋，光亮的鞋面上還沾着一些新泥。對於這雙黝黑的、帶威脅性的男人鞋子的出現，小紅鞋還是一動不動，毫無所感，但兩隻圓潤的小腿柔和地形成一個更顯明的角度。他的眼睛貪婪地瞪住大腿的曲線，一直看到腰間。她的兩臂緊貼在黑色絲襪裏，呈現着和小腿一般優美而調和的曲線。

這景象使他感到些微眩暈，不得不靠在就近的牆壁上。但他又覺得很想看看這男人和女人臉上的表情。他抬起眼睛，差點沒驚叫出來。他看見兩張冷漠的、毫無表情的、呆若木雞的臉孔，沒有血，沒有肉，不知是男人還是女人的臉。兩張烏黑的面具死人一般地瞪着那個櫥窗。這恐怖的景象使他意識起「死」，身體內部似被某種力量刺激着了，他拔步便跑。

他滿懷都是煩躁，看見一間酒吧的招牌，想進去喝點酒，但又想起要踏進一個陌生的地方，覺得有點害怕。他向前繼續走着，撞到一個過路人的身上，他幾乎沒聽見那人說他些什麼，正想向他道歉，但那人的禿頭使他想起他的老板，一句話都說不出了

。這個熟悉的、黃黃滑滑的、閃亮的光頭好像在他的腦海中佔據了一個巨大的部份。

他憎恨他的老板，可以說是恨得很勉強。對這個人，他幾乎覺得心軟起來。尤蘭姐常說他的老板是不平凡的，當她說到最懂現實的人時，往往少不了提起他的老板作例子。他是多麼憎恨這種「懂」現實什麼的！

尤蘭姐且逃避進一種宗教，那是一種安慰。但是在他却絕無其事，對於一個自認為沒有靈魂的人，根本無所謂安慰。只有孤單，以及永遠那一股古怪的力量在刺激着他去幹、去活。這沒有休止而又茫無目的的激勵簡直要把他軋碎了。

馬路上車輪子的尖叫恰好把他從冥想中驚醒過來，另一輛載滿武裝人員的卡車馳過，也不理會駕駛員的臭罵，他橫過馬路，走進一條黑暗的窄巷，小巷裏的濕氣使他顫慄，才發覺全身已經被汗濕透了，便想趕快跑到陽光底下。他很快就穿過小巷，走到一條兩旁都是矮屋、不很寬大的街上。

他覺得十分詫異，在這條不重要的小街上，竟聚集了一大羣人。幾堆人擋住他的路，街道中有幾個年青男女，男的穿白褲子，黑襯衫，女的是白色制服，看起來像一羣受訓的護士。他們的臉色有點蒼白，都沉默着。他想這一定是宗教行列，可是氣氛又絕不似天主教的陣容。

忽然他明白了，他看見那面旗子。他們是革命份子。他們要在市區裏遊行。他感到有點疲乏，便靠在一根電燈柱上，這樣他可以更舒適地觀看一切。這些狂人要幹什麼呢？顯然沒有。他們只是組織起來遊行罷了，沒有武器，也沒有高喊通常在政治集會中聽到的那些口號。

現在他似乎被街上的沉靜感染了。他覺得他從那些年青的眼中已經窺探到某種東西，阻止他再發笑。那是一種決心、一種願望、一種絕對的自信。那是甚麼意義呢？只是一種外表上的示威嗎？或者是一種訊號，表示某些人已經發現了一種解釋生存的方法？解釋「生」而不管有「死」？

他感到一陣寒顫，可是這同却有太陽照着他整個臉。得作個決定，要是他能的話！但他又想到死。真是苦惱極了。

過去，他常常以為自己很孤單，充滿悲哀；並且又是痛心又是自慰地，以為別的一些人還不會了解到人生的真諦，因此人們就像機械人一般地生活着，沒有像他那樣感受到哲理上的恐懼折磨。可是現在，一剎那間，就像被一陣幻覺所眩惑似的，他開始懷疑起來。這麼說來，別人也極可能跟他一樣有所感受，並且還在設法解決這種矛盾和衝突。真得下個決心，要是他真的能够！要是前面沒有「死」！懷疑往往產生希望，他感到一陣心驚，但其中已滲有一種新的成分，

激動、興奮，超乎其他一切之上。

他看見道旁觀看的人羣中起了一陣騷動，一時也不曉得是什麼緣故。但隨即又發覺在街道的兩端出現了兩堆人，那是警隊，他們手中都擎着可怖的新式武器。他不禁懷起那些年青人。他向街中望去，很詫異地，他看到他們還在繼續組織遊行，對於面臨的武力威嚇，並不加以理睬，十分冷靜。他們可知道，這就是那十字路口，他每天每天所面對而彷徨的、可怕的、難以適從的十字路口？

雙方都無動于中，那些年青的革命份子，和穿藍色制服的人；這看起來有點可笑，好像這一羣的在場和另一羣毫無關係似的。他想這時如果把那些新式武器的黑口子和那些青年的蒼白、貧血的臉孔聯想一起，是多麼的荒謬。他們看來都無視對方的存在，雖然很明顯地一些是要殺人而另一些會死掉。

忽然他看見一面革命旗幟在旗竿上飄揚，一個身材不高、襁褓狀的青少年舉着它，同一個時候，他聽到幾聲粗啞的革命歌曲的調子。這些年青人總數不超過六十人，排成兩行，臉色蒼白而堅決，他們就要開始遊行了。

就在這一個時刻，他澈悟了。他覺得有一種力量在全力地沖擊着他。「拯救你的靈魂」成了毫無意義的詞語，最重要是「拯救你的存在」。對於死亡的原始恐懼永遠存在，也永遠

會存在。死亡是不可逃避的，然而更進一步就是，必須接受它這必然性。因為接受了它，就無需對它反抗，也就獲得自由。行動的自由。得生存，要完整地生存，他覺得受到萬分的震撼，直想要高聲喊出他內心的解脫。他不覺對那些貧血的革命份子隱隱生出感激之情。

他看見青年們開始他們的行列，像軍隊那樣隨着歌聲步操。他們像一羣玩着操兵遊戲的孩子。但他知道，在他們莊嚴肅穆的表情上，他們負載着時代的重担。另一方面，警察部隊像沒看見青年們的舉動似的，冷靜、漠無表情地注視着他們行近。

雙方的距離只有幾步之遙，突然，黑鋼口子噴出鎗火，子彈成了兩羣人之間的聯繫。

他看見一個個身體開始倒下去，也看見旁觀者被現實所驚醒，四散狂奔。接着又發現另一頭的黑機關鎗也加入了死亡的唱和，他們被兩頭夾攻。

死亡的叫聲好似延續了幾個世紀。在混亂中，他驚訝他還那麼清醒，他清楚記得每一個細節，他的五官知覺就如異常靈敏的天線，能收聽到每一道微波。這簡直是不可思議，可是明明有某種東西好像在這地獄裡的千萬萬聲響中消失了似的，他馬上明白，那是已經沉寂不响了的銅樂隊的聲音。只有那個打銅鈸的孩子，他兩隻腳被彈雨打掉了，扒在地上，還在痛

范仲淹的故事

慧荻

馬在鳴，
風在號，
角在吹，
旗在飄……

天還沒有晚，
長煙漫漫；
日還沒有落，
城門緊關……

他登上了城頭，
向四面瞭望：
北面是敵人的兵營，
南面是萬里的江山……

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想起了當年寶意將軍的功績；
在高的燕然山上，
仍然閃亮着這樣的字句：
「光祖宗之元靈，
揚大漢之天聲！」

他想起了：

敵人還沒有消滅，
邊疆還沒有平靖，
萬里外的家呵，怎樣回得了？

聽！馬又在鳴，
風又在號，
他手裡的酒杯呵，
怎消得了國恨家愁……

千道的水，
萬重的山，
隔開了妻兒，
隔開了家園！

遠處，
是悠悠的笛聲；
眼前，
滿地都是冰霜……

他又嘆了一口氣：
自古以來守邊的將軍呵，
哪個不守到髮白鬢霜，
哪個不熱淚滿襟呵？……

苦地把兩面鉸子打在一起。這一下下的金屬聲，像在為鎗火作悲劇伴奏，馬上產生悲慘的效果；一顆慈悲的子彈，叫它靜了下去。再遠一點，他看見一個受傷的青年，絕望地掙扎過去舉起那面旗子。

他受到極大的刺激，幾乎在那些革命青年死亡的同時，他對生命的感悟忽然湧現。由於被人羣擠到貼近牆腳，因此沒有吃到子彈。但現在他已得到解脫，感到十分自由，不再畏懼，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命運。他注視着那個痛苦地掙扎着舉起旗子的青年，在他這一生裡第一回對自己產生信心。他推開向他擠過來的人羣，拼命在人牆中打開一道缺口，跨過地上的軀體，血從幾個受傷的旁觀者濺到他的身上。

喘着氣，雄赳赳地，他走到街道中間，跳到那個垂死的青年身邊，把旗子拿過來。這一下行動給他一種神秘的振奮的感覺，這是他過去從未經驗過的。那青年的頭垂下去，眼中凝滯了一道感激的光芒。

撕裂了的旗在風中飄盪，不時飛落一些破爛的、塗滿鮮血的碎布。尤蘭姐、老板、老板的兒子、辦事處，都不屬於他的世界了。他想要喊叫出一些可怕的事物，但他整個已經全神貫注在他的行動上面，勝利地招揚着那支革命旗子，蔑視身邊致命的子彈。但他還是了解，這旗、他的國家、革命，對他並沒有意義，主要乃是

「行動」，拯救他的全是「行動」，他整個無用的生命忽然找到了意義，並且完全由頭上那面旗子在飄揚的節奏中表達殆盡。

他感到肚子繞上了一條火熱的帶子，不怎麼疼痛，然而他的身體癱了下去，好像身體裡面決開了一道噴泉。他跪倒在地上，心中只惦念着高舉旗子。胸口又一陣發燒，旗子突然倒下，他的頭也跌在色彩鮮艷的破旗上面，一陣濃濃的甜意，從腳部上昇，開始滲入他的身體，它昇得很快，在它昇到喉頭之前，他還能夠想：「這會是死嗎？」但是他來不及証實它了。

作者簡介

雷內·瑪戈斯（Rene Maques）是當代波多黎哥最著名的作家，出版過兩本短篇小說集，寫過很多論文和書評，在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和西班牙發表過很多戲劇，他為紀錄片寫的底本曾在愛丁堡和威尼斯電影節贏過獎；「牛車」即是他最有名的劇作。

本篇在一九六四年發表於波多黎哥一家英文雜誌上，是從西班牙文翻譯過來的。

東革·華蘭詩歌選

陳浪

東革·華蘭（Tongkat Warrant）和瑪蘇里SN是馬來新詩的兩大功臣。作為一個詩歌寫作者，東革·華蘭崛起於一九四九年，比瑪蘇里的出現要遲四五年左右。馬來詩歌到了他們手裏才晉入了一個新紀元。有人稱瑪蘇里為馬來新詩的奠基者，而東革·華蘭則是新詩的發揚光大者。這話是不錯的。事實上，馬來新詩是在他們的努力耕耘下才產生如此輝煌的成就的。

馬來新詩的出現是和時代分不開的，換句話說，它是時代潮流衝擊下的產物。和瑪蘇里SN一樣，東革·華蘭同是緊急法令時代，一批覺醒的馬來青年知識份子中的代表。他的詩具有濃厚的時代氣息，充滿着積極果敢的精神，對當時的社會現實提出了強烈的批判。他以鬥士的姿態走在時代的前頭，號召同伴們向着理想的目標前進。馬來文藝批評家伊斯邁·胡新（Ismail Hussein）說：「東革·華蘭是個有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家」，「而在這『人道主義』的情感逐漸淡薄的今天，我們可以知道詩人內心的感慨——這種感慨每每產生了他對於戰爭及殘暴的高度恐懼。」

以下幾首詩選自他的「海濤」（Gelombang）詩集，是他在一九四九——一九六〇年之間的作品。

奴隸的靈魂

當寂靜時沉思片刻
心靈一片空虛

活著只感到受人奴役
惟有提高嗓子嘶喊

輪子飛旋，時間轉移
世間有多姿的生活
當生命仍具有奴隸的靈魂
必然地永遠被驅駛

假使生活希望自由
空談並不會有收穫
說過要前進，我們就得前進
把奴隸的靈魂拋棄

回想神聖的語言
自熾熱的覺醒的心
在倒塌的馬六甲城堡上
我們建立起自由的靈魂

罌花

鮮血、濃汁在地上消失
武器掠奪了人類的生命，遺下屍骨
瘋狂的戰爭販子破壞了和諧的成果
紅花美麗地盛開，等待人們的敬禮

活着的剩下殘存的生命，充滿痛苦
枯瘦，駝背，畸形，跛腳和瞎眼
戰爭在記憶中留下恐怖
如今，處在苦難淒涼的日子裏

還有失掉兒女，失掉丈夫和愛人
失掉依靠，失掉生計，在飢餓中過活
千萬的寡婦，千萬的不幸，千萬的痛苦
千萬的孤兒在乞求渡日

瘋狂的戰爭販子扼殺了一切情愛

發動戰爭，奪取殖民地的利益
發動戰爭，殺害搖籃裏的嬰兒
發動戰爭，摧毀文明

罌花，是戰士們屍體橫陳的花朵
鮮血奔流的花朵，充滿恐怖
我們憎恨戰爭和屠殺
我們嚮往着永久的和平

不死的信仰

他的胸膛已被撕裂，黑夜籠罩着
雲朵時而蠕動，似乎也覺得困難
鬱鬱的樹葉為最後一口呼氣作見證
可是，他的信仰並不會一同死去

甚麼才能够遭受死亡和被粉碎
是根深蒂固的信仰？
堅硬銳利的子彈在那裏？
貫穿信仰的鋼鐵堡壘吧！

傷口暴露着，臉色蒼白
剛毅仍留在不開的眼中
洒下鮮血，流入土地，被踐踏
他的靈魂跟隨着繼續前進的戰友

那就是勇敢和信仰的容貌
鬥士們不會把它忘記！

這個時代

這時代有太多的苦痛
血的腥臭猶在空中傳播
一切聲音沉寂在洞穴裏，不再鳴响

在誰人面前說話都要小心
那斜視的眼睛在牢縫裏窺探

詩人，你就寫下所有的故事
你那銳利的筆能剷除一切痛苦！
這時代教訓你裝聾作啞地活着

記者，你採擷人間的新聞
你那銳利的筆能挑出他們的齷臭！
你緘默地把雙手綑綁在桌下

這時代強迫你寫一切美好的東西
人們都在自我抑制，因為頭上壓着鐵塊
一切都使人厭惡，因為感覺到的都是虛偽

白雲

致瑪里蘇

我認識你的巷口，亞曼
當我抵達時，沙塵正在飛揚
我認識一位朋友在港口
當雲朵飄航的時刻

美麗的城市當然屬於我們
因為那裏同時有乞丐的叩問
痛苦的生活充滿生的慾望
我的朋友，白雲在窗邊

城市的空氣很熱，啊，瑪蘇里，我們在這裏
搭起帳幕

雲在浮動，讓我們來解一解渴
朋友們正愉快地圍着冰淇淋小販
到處都是朋友，因為我們都是人民

這痛苦陰暗的城市也有光輝
在這裏，我們不只是旁觀
我們共同努力建造港口
我們的工作被未來的生活所衡量

白雲悠然地飄揚於整個城市
越過柔佛海峽，越過馬六甲海峽
不管遠在何方，我們仍要互相慰問
因為我們是同一時代的孩子

還鄉的遊子

一
他不是出外漂泊的海員
生活在陸地和海水之間
當風燭殘年的時候歸來

他不像真正的流浪漢
慣常在微倖中刮取利益
當時機一到便陷害朋友

他是「神」的家族，心地潔白
攔淺了，自一個國度浪跡歸來的時候
在那裏歌唱着和平共存的歌曲

二
載着思念，划向妻子的心湖
在故鄉的土地結下愛情之果
他的心吟着詩句，唱起故鄉的歌

他回來了，遊子，他回來了
回到這兒，回到最親愛的土地

碼頭一片寂寞，他的歌聲也感到寂寞
啊，臉上露出苦笑

焦急的思念，想着和妻子見面
迷惘的心頭感到無限痛苦

遊子歸來却被套上枷鎖
妻子的心坎迸出了哀痛的喘息
愛情被無情地摧殘

這是人間的不平

在異地他自由地引吭高歌
在故鄉却被關到牢獄裏

三

他回來了，親愛的遊子
他回來了，火在他的胸中燃燒

和平的永生

（日內瓦會議的成就）

已經聽到和解的消息
放下武器，鮮血不再流
母親和弟妹們，還有愛人
等待着青年從戰場歸來

瞧吧，那一切罪行
刀尖上的毒叫人死亡
到處滿目瘡痍
到處有被殘害的生命

人類醉心於土地和鮮血
殘忍得有如赤眼的惡魔
各大洲的人類都在期望
那逐漸到來的安定與和諧的生活

感謝！和解與和平的跡象
永生！像妳那美麗的愛情一樣不朽

我要為我的 祖國歌唱

馬田

我要為我的祖國歌唱，
我的歌聲永不變調；
在陰郁的日子裏我不悲觀，
祖國的未來是一片陽光……

我常想起十九世紀
那些可敬的愛國詩人——

海涅他生長在嚴寒的德意志，
詩却像一片火海迫進普魯士王朝……
斐多非勇敢背起匈牙利人民的痛苦，
像一把復仇的劍前進……
普希金的聲音沙皇聽了戰慄，
因此詩人被逐到西伯利亞去……
而當我想起——

生活在我們這世紀裏的
希克梅特，爲了他的一本詩集
被判坐監拾多年
我恨不得飛去土耳其搶救。

我要為我的祖國歌唱，
我的歌聲永不變調；
在陰郁的日子裏我不悲觀，
祖國的未來是一片陽光。

酒與工具

· 停雲 ·

我的牀底下放着一箱工具。自從父親年老退休，這些年來，這箱工具就一直這樣地放着。箱頭古老，工具也古老，更加上這些年月的擱置，益發顯得陳舊不堪了。工具箱旁邊放着兩三瓶陳酒，據說，酒愈放得久，味道愈是香醇。

家裡的人很少去翻動這箱頭，只有父親在興緻好或心情壞時，喜歡拉它出來，開來檢查觀看，似乎很有味道似的。我記得有一次，他在晚餐時飲了半杯陳年烈酒，臉孔耳朵均有點兒熱，他在放回那瓶酒到床底下時，又一次地將那工具箱拿出來，掃去箱頭的塵埃，開了鎖頭，搬出一件件的工具來反覆地看，津津有味地看。當時，我年紀還小，湊到他身邊去，饒有興氣地看看地上的東西，又看看父親，起初，父親還高高興興地向我敘述他的身世，十五六歲當學徒，成天的挑水燒飯看店，有一次，老板殺雞殺鴨過節，父親忙了一天，臨到開飯時，老板却叫他到一兩里外的地方買些醬料，等到回店時，雞鴨以及一些好菜都全被吃光了，這時候，他只有一肚子的飢餓以及兩眼的淚水。父親又講到他南來，如何地闖世界，如何地支撐這個家。到後來

，父親看看這箱工具，突然沉重起來，臉上有無限的頹喪與哀怨，終於還嘆一口氣，他想到自己的年老，他想到這箱工具的廢棄，半晌，他表示這箱工具讓給我長大後當技工時用。

他的這個願望可成了泡影，我如今却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一直用不着那箱工具。儘管如此，父親依然對那箱工具有着深厚的感情，這箱工具有着他的許多回憶，父親操勞了一輩子，奔波了一輩子，這箱工具跟隨父親去過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是父親帶了它到檳城去，那一次，父親離家足足一年，他登上過升旗山，他修理過燈塔，他建築過「四方樓」，前幾年，我到過檳城一趟，知道父親以及一些老前輩所說的四方樓就是一座警察局。工程完畢後，父親的一些友人挽留他多在檳城幾天，好儘情地遊玩一番，倒是父親回家心切，責任感重，他披星戴月地回來星洲，世事也真巧，就在他返星後的兩三天，北馬在日軍的侵略下淪陷了，三年八個月，星檳兩地的人失去聯絡，我父親的一些朋友就因此與星洲的家人音訊不通。

這幾年，父親的身體不大健康，醫生吩咐他戒酒，因此，每逢過年過節，他老是半認真地惋惜沒有酒喝。床底下還有幾瓶酒留着，至於那箱工具，父親終於心一橫將它拿到淡水河拍賣了，因為，即使留下來，亦是沒有用場。

父親不能喝酒，更不能在酒後玩味那箱工具了。

新月社——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文學團體

• 戈凡 •

五四運動發生後，中國的文壇里產生了許多文學團體，其中著名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有文學研究社，創造社，語絲社，未名社，莽原社。這些社成立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之間。語絲、未名與莽原三個社都是由魯迅先生所領導和支持的文學團體。

而新月社則是一個反五四文學革命精神的文學團體。它的主持人是胡適、徐志摩、梁實秋、沈從文等。這批人在一九二八年出版了新月月刊，他們在文學藝術上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在新月月刊的創刊號上，他們說明了新月派的態度。他們說他們：「正逢着一個荒歉的年頭，收成的希望是枉然。這又是個混亂的年頭，一切價值的標準是顛倒了的。」其次，他們還把當時的文壇派別主觀的分為十三種（這裡表現了他們思想上的混亂），並提出了他們標榜出來的兩個條件，（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則，（二）不抑辱尊嚴的原則。因此他們就說：他們「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奮爭，尤其在人生的尊嚴與健康遭受凌辱與侵襲的時候。」此外，梁實秋曾公開宣稱說：「文學是個人的文字，是少數人的文學，不是大多數的文學！大多數就沒有文學，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

從新月派的文學主張與他們所標榜的信條，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他們的文藝思想，他們所打的旗號，完全是站在反對當時的文學革命運動的立場的。我們知道，中國一九一九年產生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它標誌着當時中國人民反侵略反封建運動發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五四運動掀起了政治及文化革命的巨大浪潮，興起了以新文學運動為主的新文化運動。現實主義文學於是向前躍進地發展，成為時代文學的主流，這革命的文學，對舊的封建文化以及帝國奴才文化起着沖擊和破壞的巨大作用，這股洪流推動了時代的向前發展。

五四時期開始的文學革命的內容，包括三個主要

方面：第一，它是反侵略反封建主義的；第二，它是以文藝大衆化的傾向為其主要內容的；第三，它又是以現實主義文學為其主要內容。而這個文學革命運動的偉大旗手就是魯迅。魯迅先生在理論上與創作上對這運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胡適、梁實秋、徐志摩，這批新月派人物呢，却恰恰站在反對這一運動的一方面。

正當羣衆的反侵略反封建的力量日益壯大之際，正當現實主義革命文學作為巨流向前湧進的時刻，胡適、徐志摩、梁實秋之流，却說：「這是一個荒歉的年頭」，「這是個混亂的年頭」，「收成的希望是枉然」「價值標準顛倒了」。他們用「文學是少數人的文學」來反對現實主義，反對文藝大衆化。他們是站在那一立場？代表那一個階層的利益？這是顯而易見的。一句話，新月派就是當時反現實主義文學的一股黑流；他們要開倒車，妄想恢復封建之古，與洋化思想。

作為文學革命運動的先鋒者的魯迅先生，必然要與新月派這股黑流交鋒、碰頭，展開一場遭遇戰。魯迅先生把主要的矛頭對準了新月派，他以犀利的筆鋒，抨擊與掃蕩了新月派的各種各色荒謬論調。這些重要的文章，有：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等。新月派的胡適、梁實秋等的嘴臉，就此被揭露無遺，徹底地暴露在大衆的眼前。

新月派詩者主張：詩必須有勻稱的節奏，整齊的詩行，必須講究用韻，必須有完美的格律形式。——此外不必什麼內容了。因此，他們的詩，完全脫離了思想內容而在形式上求「美」，用華麗而空洞無物的詞藻堆砌成詩。他們的詩的內容都是不健康的，這正與他們標榜的兩個條件：「不妨害健康的原則，不抑辱尊嚴的原則」相違背。

墳

場

掠

影

江雲

我像個被遺棄的人，避開了市塵的喧囂，孤獨落寞地走在這荒涼的郊區裏；又像個飽經世故極富經驗的考據家，突然發現了一座被人淡忘的古老牆垣，用手輕撫着壁面的每一角落，想發掘內中所蘊藏的秘密，企圖尋找歷史的殘夢。

曾經一度是人類的寵兒，是人類費盡許多金錢和勞力鑄建而成，雄偉而又驕傲地俯視着這郊區的一切。誠然，在這單調，粗獷的郊區裏，又有什麼可以與它並肩站立呢？誰也不能預測得到，在這二十世紀後的今天，幾經世俗的滄桑，當年神氣的畫面，已被時間河流侵蝕得蕩然無存，遺留下來的只是一片陳舊褪了色的身軀，只是一片供人記憶的歷史陳跡。從它那斑駁脫落的石壁看來，在我此刻靜靜的思潮裏，就像是一位病危的老人，半夜裏做着惡夢醒來，臉龐充滿了陰森恐怖的顏色，不但嚇壞了自己，同時也驚惶了他人。該是多可憐的一回事啊！

儘管它蒼老的壁面，帶給人們一種不愉快的感覺，畢竟，幾十年來，它從就不肯輕易地離開自己的崗位，仍然一樣地負荷着一種莫大的使命，讓兩個不同的世界，能很清楚地分隔開來。

我雖不是一位虔誠皈依基督的教徒，難得一同蒞臨這靈魂的安息地，既是行近了，我又怎能學習商人固執的脾氣，慳吝一份勇氣，不去瞻仰沉睡中的基督墳場呢？

沿着些微傾斜的小碎石路，我學着初荷槍枝的

獵人的神氣，懷着一股新奇的心情，開始憑弔每座寂寞的孤墳。

不管生的時候名聲喧嘩一世，抑或是無息地被殘酷的現實沉重地壓在悲哀的環境裏。只要有一天他們的心臟停止了跳躍，不也是遭受同樣的命運，讓無情的黃土覆蓋了整個身軀，給蛆蟲蠶食了所有的肉體，遺留下一副駭人的白骨長埋，直到焦黑。

一座座長滿野草的丘塚，就如同被砍伐後的衰老無膠的橡樹，經過一番辛勤的翻種，排列得那麼整齊，與我所曾經看過的華人固有墳場，宛如一件幾經綴補的破舊衣衫，壘壘的丘塚零星散落在丘陵的每一處地方相比較起來，我愈對這裡產生了一種美的感覺。也許這就是基督墳場獨特之處吧！

墓碑簡單的只有一根彫鏤的十字架，甚至有更簡單利用兩根木頭釘成的，在架的中心刻着微細的拉丁字母和阿刺伯數字，以說明死者的身份與生逝日期。較為特別的，也不過多矗起一座彫刻壯嚴的耶穌石像或是美麗天使的造型。儘管那平凡的十字架抑是精製的石像，在常人的眼光裏，是象徵着貧富懸殊的指針，可是在我天真的幻想中，它仍不免是死亡的標幟？

一堆被置放在方砌墳上潔白美麗的細塊石子，想必是生者對逝去的親人一種誠意的賜予，以慰藉一顆孤單的心。細細地把玩着這些石塊，我真想把它帶些回去，放在書案前的盆景盤裏，又恐這謐靜的世界裏，容忍不住我這凡夫俗子的卑鄙手段，趕

忙地將石塊放回去，走向一座沒有墓碑的黃土堆去。

大概下葬的時日不久，依然清晰地可以看到致祭者遺留下的花圈，滿鑲着白色微帶鵝黃的花，我不知這花的真正名字叫什麼，但每當我打從它生長的樹下經過，猛抬頭望見這些花朵，就產生了一個怪念頭：這是死人的花。我會加速腳步，急急地穿越過去。

走過了最後一條小徑，來到了這墳場的最後盡頭。往山下望去，令我感到驚奇的，却是新式的洋房櫛比。這已瀕臨向晚的最後時刻，圖案美觀的玻璃窗口正閃爍着光亮的燈火，迎接黑暗序幕的到臨。

在我年青的記憶裏，依然可以揣測這些屋宇着落的地點，原也是一片淒涼的墳地，依然矗立着許多年久失修長滿苔蘚的十字架，不知被人垂青抑是藐視，竟讓投機的建築商把一座座無主的丘墳挖掘，取出焦黑散亂的骨骼，搬往他處，實行集體的埋葬。想不到安息許久的靈魂，意外地又遭受一次劫數，難道是宿命論者所謂命運的安排嗎？之後，才把它夷為平地，建築起嶄新的洋房，供優閒的人享受。儘管人鬼的世界殊途，畢竟人類還是掩滅了自己的良心，侵略寧靜的鬼域。儘管有人說鬼的面孔是獍狴恐怖的，但我幼稚的想像中，它們的心必定是純潔無瑕的。決不會效仿善良臉孔的人類，孕育着一顆顆罪惡的心。

走險

• 柳田燕 •

西邊的夕陽早隱下它炙熱的笑臉。可是那鮮紅色的餘暉，却還耀亮着大地，把一切景物都輕輕地抹上一層薄薄的紅暈。

街道兩旁佈滿着人羣。人們辛勤地勞苦了一整天，此刻都趁着晚飯過後空閑的時刻，扶老携幼，出來散散步，夾雜在車輛中，顯得異常吵雜。

余忠誠雙手插進褲袋里，有氣無力地，在街旁的人行道上，緩緩地走着。

他似乎在沉思，不時與迎面而來的行人擦肩而過，倘若不是每一次對方閃避得快，恐怕早就把人撞倒了。……

「噢——」

他走着走着，忽然身旁响起一陣尖銳刺耳的急切煞車聲。他連忙警覺地側過頭，原來是一輛白牌的「德士」，爲了閃避迎面急馳而來的一輛巨型軍車，匆促之間停煞了下來。

他頓時立定了腳，但只淡漠地望了一眼，隨即又拔開腳步，繼續地走。他左袋里幾個單調的銀角，隨着腿部的震動，不時撞擊着發出叮噠的響聲。于是，他又俯下頭，陷入沉思里。

他想起今早上的一幕——

幾天前，他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說有某商行要徵聘一名書記。他親身去應徵，那個蓄有兩撇小鬍子的人事部主任便吩咐他今早去面試。

今天上午，排了大半天的長龍，好容易才輪到他。

小鬍子神氣地咬着烟斗，愛理不理地望了望手上的証書，問道：

「你……過去在××工廠當過書記是嗎？噢？爲甚麼後來不做了？」

余忠誠必恭必敬地點點頭，說道：「這……這……是因爲老板說生意不景，裁員……」

「嗯！」

小鬍子噴出了一口濃烟，又是愛理不理的。

忽然，他像發現新大陸似的，眯緊了那對小眼睛，死瞪着手上的証書。

「余忠誠？」這一次，小鬍子的聲調比較溫婉些了，「你……你叫余忠誠？你——和我們的董事長余忠福有親戚關係嗎？」

余忠誠猶疑了一陣，正要開口，小鬍子又打斷了他的話頭：「你認識余忠福嗎？」

余忠誠搖了搖頭。小鬍子隨即寬了一口氣，又恢復先前趾高氣揚，愛理不理的態度。停停，便說：

「嗯，很對不起，余先生，敝公司不能隨便僱用過去曾被裁員的人才，這是因爲……嗯，因爲恐怕……恐怕……」

于是乎，這一次應徵的機會又告吹了。

在悻悻地離開小鬍子的辦公室時，余忠誠忍不住啐了一口水，恨恨地詛咒：「這是什麼鳥面試，簡直是套裙帶關係嗎！」

他正在想得出神，猛然地，一個龐然大物直衝向他身旁，拖着一串長長的「噢——」聲，頓時停住了。

這一次可把余忠誠嚇了一跳。他抬眼望去，自己不知在什麼時候，竟然步到停車站上來了，一輛巴士恰好停在前頭。

他望了望巴士車頭上的牌子，嗯，第四區，正好便是自己歸家的那一條路線。他摸一摸口袋裏的銀角，下意識地混在人羣中擠上了車……

× × ×

余忠誠輕輕地推開簡陋的木屋虛掩着的門扉，跨進門檻，裏面竟充滿着一股令人氣悶的陰暗的模糊。

他摸索到桌檯上，燃起一根火柴，正打算點上煤油燈，「唔哇！……唔哇！……」屋角忽然傳來一

陣嬰兒的啼哭聲浪，是那麽刺耳。

他燃上了燈，皺皺眉頭，微微嘆一口氣，便沈重地移向前，輕輕搖着搖籃。但是那哭聲却依然沒有停止。

這時刻，屋外傳來了一陣腳步聲，接着是女人的聲音，越來越近——

「哦！阿寶乖乖！媽媽來了，沙揚，沙揚……」他的妻子走了進來。

她望了他一眼，漫不經意地說：「哦！你回來了？」接着便俯下身，一把從搖籃裏抱起二個多月大的嬰兒，一骨碌坐在床沿上，掀起上衣，露出飽漲的乳房，給嬰兒餵奶。

「今天早上面試怎麼啦？」她問，望了他。

「唉……別談了……」他搖搖頭，目不轉睛地瞧着她懷中的嬰兒在貪婪地吮吸着母親的乳汁，一雙白皙的小手在天真地擺動着，一股辛酸的悲哀猛然襲上心頭。

「這麼下去怎麼辦呢？」她愁望着他，「今早上『契地鬼』來過了，他說明天期滿，母銀就說無錢付，利息總要還的！」

她把孩子放在床上，替孩子除去溼透了的尿布，一邊又說：

「還有，剛才六姑來過，討房租呢，她說欠下了三個月，沒有辦法還，只好搬家……」

「別再提啦！」他粗暴而煩躁地打斷了她的話，「明天我再出去想想辦法，看看能不能再向朋友借一點。」

她果然不再說話了，迅速地替孩子換上尿布，之後，站了起來，整理一下衣服——

「你看阿寶，我捧飯菜來，你餓了吧？」——唉，米缸裏米也剩不了多少啦，祇能維持到後天……

瞪着她，余忠誠不禁搖了搖頭，一直望着她的

背影消失在房門後，他又墮入迷惘的沉思中。……

洗了澡，吃過晚飯，余忠誠失意地躺在帆布椅上，緊鎖眉梢在胡思亂想。

猛然地，他憶起了今天中午，他在街市上碰見了闊別多年的遠房表叔吳亦歹。他們寒暄了幾句，他便約他今晚上有空，八時左右到××茶室去見他，有事商量。

余忠誠從小就聽母親說過，這位表叔為人狡猾，無所事事，頗不值其為人。但一想自己目前幾乎已是「山窮水盡」無所謂提防，不如去看看吧，或許他對自己有所資助。

「唉！怎麼竟忘了？」他一骨碌翻起身，自語道。

「哦？八點一刻了？」他拿起方桌上的鬧鐘一看，嚇了一跳，想道，「到底去不去呢？」——「嗯，去看看也好，反正呆在家里也閒得無聊。」

于是，他匆匆地穿上外衣，拉開房門走出屋外。——他頓時感覺到心頭一陣清爽。

望望天空，下弦的月亮被雲層遮蔽，月光是那麼朦朧，只有月旁一些星星兒在俏皮地眨着眼。

街上，行人並不很多。一列列整齊的路燈，燈光昏黃黯淡，令人看了心里怪不舒服。

余忠誠來到下三流的××茶室，吳亦歹早已在座，他正坐在屏風後吃着炒麵。

茶室里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客人，只有幾個夥計圍坐着聊天。

「你怎麼到現在才來呵？」吳亦歹一見到他，露出一排烏黑的牙齒馬上問道。

「表叔，你今晚叫我來這里到底有什麼事呀？」

「阿誠，你先坐下，慢慢兒我告訴你。」吳亦歹拉出一張椅子，殷勤地帶笑說，「喜歡吃喝什麼

自個兒叫好了，別客氣！」

余忠誠一骨碌坐了下來，回頭向站在身邊的夥計剛要開口說話，吳亦歹已然替他吩咐：

「大烏狗啤一支！」

烏狗啤遞上來了，吳亦歹把面前的麵盤一推，問道：

「阿誠，聽說你已丟了那間工廠的頭路，是麼？」

余忠誠把烏狗啤傾滿了高脚酒杯，望着它騰騰地冒着白泡，點點頭。

「多久了？」

「半年了！」余忠誠緩緩地吸了一大口苦澀的黑濃液。

「唉，你看，像你這般好的老實人，却落得這般下場，可惜！——不過，算了吧，像這種沒出息的頭路丟了還好，你可以另外發展。嗯，你找到別的路沒有？」

「出路？哼！這個鬼社會……唉！表叔，談何容易，我四處找了半年，一點頭緒都沒有！」余忠誠忍不住忿怒地詛咒起來。他接着又深深吸一口烏狗啤，重重地把杯子摔在大理石桌上。

這正合了吳亦歹的心意，于是，他故作神秘：

「阿誠，不用急，這一回機會來了。我告訴你，你可要守秘密的。」

「嘿！什麼機會呀，表叔？我發誓不向別人透露。」——一線希望油然而掠過余忠誠的心田。

吳亦歹奸笑了笑：

「這一回呵，只要你肯放胆去做，我敢担保，不出半年便可發大財，做小財主啦。」

「是真的？什麼機會？什麼機會？」

吳亦歹把椅子拉近余忠誠的身邊，向茶室的四週圍鬼鬼祟祟地仔細打量一會兒，把咀唇貼近他的耳畔，輕聲說：

「我這次手頭有一批『貨』，要『帶』到M地去，前後一共可分為三次，如果全部順利的話，至少每人可賺利四、五千元；不過，要你合作，成功了咱們二一添作五，你看如何？」——

「這個——」余忠誠頓時沈吟起來了。

原來吳亦歹今晚約他相談，便是召他合作幹那走私的勾當。假如在以往，他定然毫不考慮堅決地拒絕；而今，處境却不同了。他剛好陷身失業的圈子中，走頭無路的當兒，「人窮見鬼，惡向胆邊生」，聽到有這麼鉅大的代價，一顆心禁不住躍躍欲試。

然而，他畢竟是個安份守己的老實伯。沈吟了許久，仍舊把定不了主意。

「怎麼啦，阿誠？你害怕嗎？」吳亦歹是個老奸巨滑的蛇棍，察言辨色，見他臉上顯出猶疑的神色，心知他一時決定不下，便再引誘他：

「阿誠，不要緊的，這種事情很容易做，我自己就做过幾次，你看，還不是好好地，沒出過亂子。而且，只要你肯合作，有什麼三長兩短嗎，反正是自己人嘛，我給你出面；打官司嗎，我撐腰；坐『腳固』（坐監）嗎，我負責表侄媳的家用，每月派人把錢送去，一分不缺。……表叔和你不是外人，總不會騙你的吧！」

「……………」

「阿誠，不要那麼固執了。我勸你呵，可別把機會錯過了，你看那些有鋪人，從前不多是幹這個的，後來有了錢打底，才慢慢發上來，起了家。」稍停了停，吳亦歹接着又說：

「嘿！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笑你窮，不笑你為娼。老老實實地吃人頭路，三餐不飽，更不用說有所積蓄，將來做本錢自行發展；而且朝不保夕，到頭來還得無緣無故被人一脚踢開，辭退了事——況且，只要走它一二次，成功無事，撈它幾千

塊錢，就可以等于你辛辛苦苦給人做牛做馬半世人了……你說是嗎？」

說完，嘿嘿地冷笑起來。

余忠誠這一來可矛盾極了。吳亦歹的話的確深深地打動了他，但一種害怕冒險失敗的心理却又強烈地阻止着他；他此刻的心情，就如風暴中海波上的一葉扁舟，漂泊無主。……

「好吧！」半晌，人性利慾的弱點，終於克服了良知，再加上烏狗啤那一股莫名的酒勇的驅使，余忠誠咬着下唇答應了。

「嘿！對啦！青年人做事應該敢作敢為呀！」吳亦歹見他終於被說服了，便得意地拍拍他的肩膀，「夜深了，你該回去吧，好好地休息，明天到青草巷×號找我，我要交代你一些事。記着，連敲五下門。」

余忠誠默然地點頭，心里頭感到一種莫名的滋味，是悲、是喜、是緊張，是興奮，百感齊集心頭。他唯有提起高脚杯，猛然把那烏黑苦澀的液體，啣碌啣碌大口地灌入喉底。

臨行前，吳亦歹忽然從口袋裏抽出五張鮮紅的老虎票，塞入余忠誠手中：

「我看你最近生活很苦吧，這個先拿去，事後我再清算給你！」

余忠誠茫然地抓緊手中的鈔票，失魂落魄地踏上歸途。

× × ×

踏進那四方形的窄小的房間，余忠誠看看時鐘，已經是十點半了。

他脫下外衣，蹣手蹣腳踱到那張雙人床邊，把眼光停滯在三張熟稔的臉龐上。他們都睡得很熟，均勻的鼻息，顯得那麼安寧。他的心頓時一寬，掠過一絲堪稱告慰的暖意。

但是，當他再睜視良久，在煤油燈黯然的光暈

下，張張臉龐上都泛現着缺乏營養的青菜色彩，他的心，又彷彿被人絞戮似的痛楚。

「唉……………」他沈重地嘆了一口氣。隨即一陣愧疚猛然襲上心頭：「原諒我吧，可憐的孩子，你們的爸爸無能，未能使你們過好日子……」

這時刻，房子里忽然起了一陣陣的聲浪，他正轉身要走，不自主地返過頭，原來是他的妻子翻了一個身。立刻，另一個思想又佔據了他的腦海。他想：

「妻也太苦了，七八年來，沒有一個好日子過，甚至連剛剛生產的第二天，也得勉強爬起床來操作，唉……………」

接着，他想起失業半年來，家裏本來沒有絲毫積蓄，坐吃山空，典當的典當，賣的賣，早已捉襟見肘，兼以二月前妻子臨盆生產，向放高利貸的「契地鬼」借了一單錢，自己便負下了一身債，一直想到這期間四處求職碰壁的情景，以及方才在茶室裏和吳亦歹交談的情景，理性良知與利慾的鬥爭，一股難以名狀的悲憤頓時填滿了他的胸膛。

躺在帆布椅上，他，余忠誠呆呆地凝視着天花板，思潮起伏得很厲害。

酒意退了，剛才被吳亦歹滿口花言巧語觸發的滿腔血氣也冷靜了下來，他開始平心靜氣地思考着那冒險勾當的利害關係。

「我已經答應了表叔，但是，這種事情，到底幹不幹呢？」他思忖着，許久許久總沒有一個頭緒。

「到底幹不幹呢？——要是失手，妻子兒女便失去了唯一的倚靠，他們該怎麼辦呢？」

他儘量往壞處想，希望可以獲得一線理性的結論，但無論如何總避不開利慾的誘惑。他想起表叔剛才臨行前贈送給他的錢幣，一出手便是五十大大元，多潤綽！

「到底幹不幹呢？」他感覺腦子裏異常混亂，到處充滿着問號，昏脹得很。

陡地，似乎有一陣沈重沙啞的聲音在他耳畔响起來——那是他父親的聲音。他記得非常深刻，他父親在臨死前曾經吃力地說過：

「誠兒，我……我沒用了……你……你以後……自己保……保重了……自愛……窮是……窮……苦一點……也，也……不要做傷天……害理的事……辱沒……余……余家的門面……那……那我……我死……死也瞑目！」

他也記得很清楚，自己當時跪在床前，流着熱淚，很堅決地答應過他老人家。

可是……可是……現在……

想到這兒，熱淚已然蓄滿了他的眼眶，模糊了他的視線；他猛力抓緊蓬鬆的頭髮，痛苦地喊道：

「不！我不能幹！」

爸爸在生前，一向是他所敬愛的，這給他帶來了很大的刺激。

可是，等他熱潮退後，再度冷靜下頭腦思索，他又陷入矛盾而痛苦的深淵里了。

「不幹？哼！不幹！錢！錢！債、利息、房租、米、菜、油、鹽……那來的錢？工作嘛，又無絲毫頭緒！」

……

「哦，原諒我，爹，你在天之靈，原諒我，只幹這一趟……爹，你保佑我呵！」抽泣到不能成聲，他一把伏在枕頭上痛苦地哭了。

這一晚，他失眠了，始終陷落在痛苦和矛盾，理智良知與犯罪意識的交熾煎熬中。

他失眠了。一直到黑暗的東方天邊呈現一抹魚肚白的时候，他這才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翌日上升，余忠誠紅着眼眶來到青草巷，好容易才找到一間簡陋的亞答屋前停下。

他來到屋門前，即刻開到一陣帶着劇烈刺激性的異味，不禁皺着愁眉。他舉頭望望門框上的小號碼，正好與吳亦歹指示的雷同，便舉起手，「篤篤篤」地敲門，一連敲了五下，支的一聲——門方才開了，吳亦歹探出了灰白的蓬鬆的頭。

「唔！阿誠，你來啦，我正等着你呢！」吳亦歹說着，便閃開讓他進去。

這是一間陰沉沉的客廳，窗門緊閉。他剛跨進內，眼前瀰漫着一陣濃厚的烟霧，強烈的鴉片烟味幾乎使他窒息，差一點就會咳起來。他仔細望過去，但見靠近板壁的一張巨型板床上，正分躺着兩個像僵屍一般瘦骨稜稜的烟癮客。他們都蹣跚起腳，悠然自得地咕咕地吞雲吐霧；一個濃妝豔抹，妖艷的中年婦人坐在兩人中間，正頻頻輪流替他們裝塞「烟土」。看見有陌生人進來，都不約而同地側過頭，詫異的視線齊集余忠誠身上，使他難為情地俯下頭，不敢正視。

吳亦歹領着他進入另一個塵封的小房子里，小心翼翼地俯下身，從雜亂污濁的床底下拉出一個小皮箱，用雞毛帚拂去箱面的塵埃，說道：

「你去到M地之後，可以到××街××旅館三樓開間房子等我，我會到那里給你接風。見了我，你把東西留下，獨自先回來，嗯。」

說着，吳亦歹打開皮箱，拿起一包用舊報紙重重包裝，一尺見方的包裹，放入一個紙袋里，之後，再拿了兩三本破舊的線裝書、幾件破衣服舖在上面，交給他：

「你一路上，可要當心呵，不要把紙袋遺丟了，千祈更不要露出馬脚，引人疑心。遇事宜鎮定，切記隨機應變，對答如流就可化險為夷了……但不要說真話，記着！」

余忠誠接過紙袋，入手感覺頗為沉重，乃戰抖着聲調，怯生生地問：

「嘿……就現在去嗎？」

吳亦歹拍拍他的肩膀，輕鬆地答：「是的！別怕，阿誠，沒事的！」接着，他掏出了二十塊錢，插入他的衣袋中：「這個是車脚，你拿去先。成功後，我明天或後天會再同你算佣金。去吧！但要守秘密，莫破『空頭』呀！」

說畢，轉身出去，余忠誠手提着紙袋跟在後頭，兩人先後出來屋外，吳亦歹忽然伸出一隻瘦弱而毛茸茸的手——

「來！阿誠，咱兩人握手為約吧，互不出賣！」

于是乎，兩隻手便緊緊地握在一起。因此，這個「約」就訂立起來了。

「阿誠，你先走一步，我隨後便到！」——祝你一路順風，馬到功成，回來時我們再大大地慶祝一番，嘿！」

× × ×

「巴士」在曲折的公路上蜿蜒地爬動着。坐在車廂里，望着車窗外的一切景物、膠園、椰林、溪流、屋宇、一排排地往後排退，余忠誠的一顆心突突地跳躍得異常猛烈，彷彿就要脫離他的胸膛，從口腔噴射出來似的，手脚則因懼怕而不停地抖索。

涼風一陣陣地迎面刮來，使他紛亂的頭腦慢慢地冷靜下來。他是個老實人，從小到大，一向來循規循矩，從未有過任何妄動非法的舉止，現在，想起此行的任務，不知是凶是吉，他竟然生起了懊悔的心理：怎麼自己却會答應幹這傷天害理，冒險的勾留呢？——他越想越悔，越悔越怕。好幾次，他真想提起紙袋，猛力扔向道旁的深谷，却始終不敢。他想：若真的丟了，回去該向表叔怎麼交代？何況……何況自己既然來到半途，已然成了騎虎難下之勢。唉，算了，既來之，則安之，如今只有硬

着頭皮幹下去了……。

許久許久，噢——汽車忽然制止下來，全車立刻引起了一個大震動。

搭客們都把頭伸得長長地，往車窗外探望。——余忠誠的一顆心，突突地跳動得比先前更加劇烈。

「乜嘢事干呵，阿唐嫂？」

「又係要查車囉，唉，冤公呵，擺擺（每次）來到這處就遇到停車，哼！」

一字一句刺進余忠誠的心坎中。他驚慌地側轉過頭，見是兩個婦人在對話。他頓時一慄，想道：「啊呀！壞了！壞了！查車，這……這……怎麼辦呢？那件東西，那件東西，我……」他恐慌得臉唇都轉變成白色了。

他抬頭望去，巴士車頭前的車邊馬路上，佈防着鐵線網，阻止着去路，五六名身穿深綠色軍服，全副武裝配備的士兵正站在車旁。

余忠誠正當猶疑為難之間，忽然有兩名士兵迅速地上車廂來，用國語命令道：

「安葛派士博（拿出身份証來）！」

一剎那間，全車即刻惹起一陣騷動，大家都東挖西掏，紛紛拿出身份証來，準備呈交檢查。余忠誠一眨不眨地眼瞪着那兩名正在檢對身份証的士兵發呆，忽然，一絲靈竅閃過腦際，他急忙執起紙袋，趁着該二名士兵正在忙碌，不暇他顧的時刻，迅速地將紙袋塞出車窗外，欲用力拋向路旁高茅草堆中，說時遲那時快，却被其中一名無意中抬起頭來的士兵瞥見了，馬上擎起掛在肩膀上的「卡賓」槍，對準着他，喝問道：

「阿巴依都（那是什麼？）——一面跨大脚步向他逼近過來，另一個也跟在後頭。

余忠誠大吃一驚，嚇得臉無人色，手脚都發抖。這時，所有的搭客都把驚詫的視線集中在他身上

，整個車廂鴉雀無聲。

「沙……沙也……沙也……」他喃喃地答不出話來。

那個士兵發出一聲招呼，車下的四五名士兵遂如臨大敵似的不約而同以槍口指向車身，紛紛把巴士圍繞起來，其中一名則俯身檢起扔掉在道旁的紙袋。

隨後，車上兩名士兵把余忠誠挾押下車，套上手銬，一名三劃官階的「沙仁」，打開紙袋裏的包裹來檢查，一看原來是塊「鴉片烟土」，便毫無疑問地氣勢汹汹地把余忠誠推向道旁的無線電巡邏車上，押回K埠。

第二天，××日報刊出了一則消息，標題是

失業青年非法私帶鴉片企圖走私被破獲

（本報駐×記者××日訊）一名失業青年

余忠誠（譯音），今日上午非法私帶鴉片烟土，重約二十磅，企圖從K埠走私至M坡，于武吉××區被破獲，目前暫時扣留留在K埠警局，不得保釋外出。

據查，該樁走私案乃本區第×隊森林巡邏兵于昨日上午十一時許在上述地點所破獲者。是時，該隊巡邏兵在路口設立檢查站，阻攔巴士，乃欲檢查搭客身份証，該青年許是一時惊慌，將鴉片烟土扔出車外道旁，恰被一名巡邏兵瞥見，將渠扣起，拾起紙袋檢視，原來是非法之物，乃將他押至本埠警局云。……這一則消息，輾轉相傳，終於傳進忠誠嫂的耳里。……

一天下午，余忠誠正坐在陰霧的牢房里，呆望着鐵窗外的陽光出神，腦子里思念着家中的妻兒。「三七〇一號，余忠誠，你的老婆來見你！」

忽然，監役在外頭喊叫起來。

「阿誠呀！苦命喲，你怎麼幹起這事來呢？」忠誠嫂一走進來，看見了他，便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號啕大哭起來。

「冤枉呵！阿誠，你是本分人呀，怎麼會做這種事？一定是人家冤枉了你！」隔着鐵欄，忠誠嫂握緊他的手。

「不！阿琴，不是冤枉，是我真的幹了，失手的！」眼看著老婆哭得那麼悽慘，余忠誠不禁也紅潤了眼眶。

這一來，忠誠嫂哭得更厲害了：

「呵呀！好心喲！你自己幹的，你忍心，你丟下我和阿財，阿福兩個小孩子，你……你……叫我以後怎麼過活？」

說着，又捶胸痛哭。這可把余忠誠弄得默然無語了，良久，剛要開口，她又說道：

「阿誠，你好忍心，『契地鬼』又來討債，我那里錢還他，啊喲！苦命喲！」

「唉，看開點，琴，別哭啦，表叔會給我設法出去的。而且，而且萬一真的坐監，你也別愁，他會照顧你們母子的生活的！」他再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哽咽着聲音安慰她。

「表叔？哼！你的好表叔，他走了！」

「什麼？你……你說他走了？」

「走了！他怕你在法庭上供証，連累到他，早已逃之夭夭！今早，我找他，人家都說逃到外地去了！」

「哦！……」

老婆的話，簡直像一記悶棍，狠狠地敲擊着他。他頓時醒悟自己是受騙了。一股莫名的憤怒滲雜着悲哀猛然湧上心頭，迫使他開口想大聲嘶喊，兀地覺得眼前一片烏黑，金星亂轉，幾乎暈倒了下來。

美 珍 香

新加坡小坡域多利亞街門牌二百二十九號
(即白沙浮對面角)

電話：三九三七三・三二六五五
TEL: 39373 & 32655

南島著名★肉乾肉絲

BEE CHUN HENG

229, VICTORIA STREET, (in front of BUGIS ST.)
SINGAPORE.

DRIED SLICED & MINCED PORK

兼代理胡振隆正庄烏麻油

新加坡裕廊律十個半石門牌一百六十號Q
電話：六五一五一〇

160-Q, Jurong Road, 10½ m.s. Singapore, 22.
TEL: 651510

文藝季風

第 4 期

1967 年 7 月 31 日 出 版

出版者：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

編輯者：文藝季風編輯部

總經銷：青年書局

36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78333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12-14, Hoy Fatt Road,
Singapore 3. Tel: 642112-3

新加坡文化部出版准字 M. C. (P) 2610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星洲發均凡，，心而不舉一
洲一可有是圖得誤能凡，
實中律報志救解，生認一是針
龍國歡名的人明新命為切科灸
崗針迎兼參男男晰編，絕奇學治
律灸。售加女良，講本望難物病
五醫不，術穴義院，疾理乃
四學鏤具，道兩將願病治中
五總章有是標大數患，療國
號院煉章即普謀準部十病未百
星發，。程的成內臨慎本的的
洲一，。度捷功容床勿院權遺
實中，。者徑快豐實自診威寶
龍國，。，速富驗藥治，之

中國針灸醫學總院
精醫一切奇頑疾病
函授班照常招生

SIOW KENG NGOH

ACUPUNCTURE & CAUTERIZATION SPECIALIST

The Chinese Method of Acupuncture and
Cauterization Now Scientifically Improved
Can Heal Most Diseases.

THE CHINESE ACUPUNCTURE & CAUTERIZATION CENTRE

545,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8.
TEL: 34306

all of
tomorrow
in the
tailoring
of
today

可
可
洋
服



KOKO TAILOR

89,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Tel: 29255

LEE WAH BANK LIMITED

(Established in Singapore in 1920)

HEAD OFFICE — 18, South Canal Road, Singapore.

BRANCHES in Kuala Lumpur, Petaling Jaya, Klang

Bentong, Raub, Seremban and Penang

We are Bankers to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tudents' Union. We cordially invite you to open current deposit or savings deposit accounts with us. For your convenience, we have an Operation Centre in the University's Bukit Timah Campus. Do drop in and see us some time.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FOOK SOW LIAN KEE

No. 33-35, SAGO LANE, SINGAP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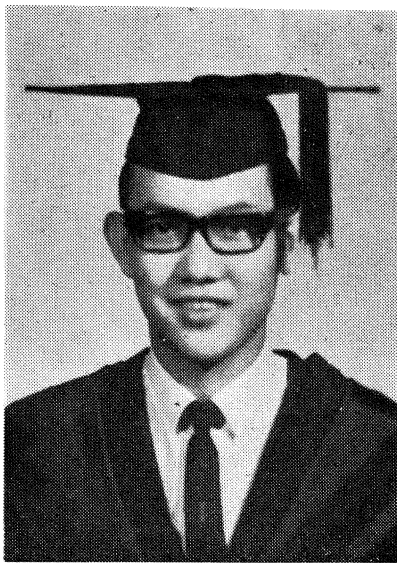
TEL: No. 72860 73395

福壽殯儀館

新嘉坡大坡大馬路三十三號三十五號

電話：二七六八〇•七三三五

精神心理學專家——雲大美教授簡介



現任 (China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駐星學術宣傳主任，美江大學駐東南亞學務專員，美江大學新加坡同學常年醫事顧問，新加坡氣功健身社總教練暨醫藥顧問之青年精神心理學專家，雲大美教授，新近創設雲大美藥房於新加坡芽籠廿二巷，門牌卅九號A二樓，本着醫者仁心的態度為病黎服務。茲將雲教授生平介紹如後：

雲教授廣東文昌縣人，係新加坡已故瓊籍聞人雲昌旭老先生次子，天資聰穎，好學不倦，早年畢業著名之美江大學海外學院社會教育系文學士，因對精神心理學懷有特殊興趣，故轉學於馳名國際之(China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潛心鑽研精神心理學，而先後獲得「精神學得業士」及「精神治療學士」榮譽學位，結業所撰論文及治療實績，經評議會審核通過，成績優異，名冠全校，再得該校授予精神學最高第一號金獎章及「精神治療」特等獎狀，為該校歷來成績最優秀學員，亦是星馬學生膺獲該校上述四項最高榮譽的唯一青年精神心理學家。

繼後，再從師前中國政府衛生部顧問(C. Y. Chan)醫師，研習醫學，為Chan醫師所器重的得意門生。當年其恩師訪問東南亞抵星時，便由雲教授代表留星同學前往機場迎接，並陪同其師出席本國各醫藥團體之盛大歡迎會，席上雲教授被邀演講，詞句精警，博得醫藥界敬仰。

雲教授畢業後，即受聘美江大學初任駐星洲招生委員會署理專員，負責辦理新生入學手續及監考工作，因服務期間，精明能幹，才智過人，為該校當局所賞識，陞任馬來西亞學務監督高職後，再得學校委任為東南亞專員兼新加坡區同學常年醫事顧問，一身兼任數個重要職位，堪稱醫林奇才也。

雲教授雖擁有最高銜頭，但生活方式極為簡單樸素，平生慷慨好義，待人和善，無階級之分，交遊甚廣，而且健談，富幽默感，有辯論家之稱號，性格剛強，有說到做到之古代豪傑作風，更有濟貧扶弱之俠義風度，深為各族人士讚揚，譽為真正窮人救星。

又有慕仰雲教授熱心社會工作之偉大精神，而親筆題贈墨寶者，有大學校長、醫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社會名流，不勝枚舉，決非一般江湖術士，或自封自授，崇拜街頭之輩可比。

雲教授除研究醫學外，對健身運動亦有濃厚興趣，嘗正式拜師名震中國武壇著名氣功專家余宏博士，學習武林失傳之寶，內壯氣功及古代掌功。

查氣功係一無形的內壯術，威力無比，不但能強身益體，抗拒病魔，防飢耐寒，且係上乘自衛術之一，早為武林不傳之寶，古代英雄豪傑，幸得此絕技者，已寥寥無幾，今能重現武壇，使後人大開眼福，真是星馬人士之佳音，豈可誤失良機？

雲教授近設業餘健身班招生，而慕名登門求學絕技人士，極為踴躍，其中多為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工程師，醫生等專業人才，由此可見內壯氣功之引人重視。

按：雲大美精神學家，不但是星馬唯一膺獲中國精神學四項最高榮譽的精神學家，同時亦是名震中國著名氣功專家余宏博士在星馬的唯一高足。

福隆貿易有限公司

出入口商

新嘉坡漆街門牌二十六又一號

電報掛號 "HOCKPEARL"

電話：七七一一七號・七四七八二號・七四四四〇號

Hock Leong Trading Co.,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No. 26-1, CHURCH STREET,
SINGAPORE.

Cable Address: "HOCKPEARL" Singapore.

TELS.: 77117, 74782 & 74440

ASSOCIATED INSTRUMENT MANUFACTURERS (SINGAPORE) LTD.

MACDONALD HOUSE, ORCHARD ROAD,

SINGAPORE, 9.

TEL: Nos. 20224, 25617 and 20263

Chemical, Physical & Biological Apparatus:

GRIFFIN & GEORGE LTD.

Laboratory Reagents:

THE BRITISH DRUG HOUSES, LTD.

Microscopes:

**STEINDORFF OF GERMANY
AND BAUSCH & LOMB, U.S.A.**

E-MIL Graduated Glassware:

H. J. ELLIOTT LTD.

Precision Analytical Balances:

THE STANTON INSTRUMENTS LTD.

Centrifuges:

M. S. T. LTD.

Whatman Filter Papers:

H. REEVE ANGEL & CO., LTD.

Educational Oscilloscopes:

TELEQUIPMENT LTD.

Ready Stocks available at:

SINGAPORE, MALACCA, KUALA LUMPUR, IPOH AND PENANG.

王水九建築有限公司

新加坡芽籠如切巷門牌二十七號



ONG CHWEE KOU

BUILDING CONTRACTOR LTD.

No. 27, JOO CHIAT LANE, GEYLANG, SINGAPORE.

41347  494808

榮興行有限公司

新加坡源順街拾九號 電話：九五七九一至五

信箱一〇五〇 電報掛號“EAGLE” SINGAPORE

ENG HIN HANG LIMITED

19,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 1. TEL: 95791 (5 LINES)

P. O Box No. 1050 TELEGRAPHIC ADD: “EAGLE” SINGAPORE

◀樂富門煙草有限公司代理商▶

經營各港雜糧土產兼理船務進出口商

文星電器有限公司

新加坡二馬路禧街門牌九十號

電話：二七六五九及三六一四〇一

BOON CHAYE ELECTRIC CO., LTD.

ELECTRIC PLUMBER & SANITARY CONTRACTORS

90, HILL STREET, SINGAPORE, 6.

TEL : 27659 & 361401

承接電器
衛生水喉
工程精修
各種電器
用具代理
名廠雪櫃
摩登電器
批發零沽
一律歡迎

Wholesale & Retail; Light Fittings:
TV Contemporary Lightings;
Dealers in G.E.C. Refrigerators &
Air-Conditioners Plumber &
Sanitary Fittings Etc.

有利公司 (建築工程)

新加坡亞答街一百三十三號

電話：二一五四四 住宅電話：四八六〇二

YEW LEE COMPANY

133, ALBERT STREET, SINGAPORE, 7.

TEL : 21544

RESIDENCE TEL : 48602

電器水喉 衛生工程 建設用品

WITH BEST COMPLIMENTS

OF

JURONG SHIPYARD LIMITED

27, CROSS STREET, (MARKET STREET CAR PARK BUILDING)

P. O. Box 2505 SINGAPORE, 1.

奎霞木業公司

新加坡裕廊十一個半石

電話：六五一六二〇 六五一三六六

經理室：五六一三六六 六五一八八八

KAY HARP TIMBER CO.,

JURONG ROAD, 11½ M.S.

SINGAPORE, 22.

林金針

住宅電話：六六〇一五四

李氏齒科配製所

新加坡亞答大廈門牌二號

LEE DENTAL LABORATORIES

No. 2, Albert House,

SINGAPORE, 7.

TEL: 28610

李家瓊 *Lee Kah Keng*

源 益 公 司

辦事處：新加坡連城街廿五號二樓

電話：三三五七二及二四六三一



Guan Aik Co.,

No. 25-A, Liang Seah Street,

SINGAPORE, 7.

Tel: Nos. 33572 & 24631

謝 泉 珍

新加坡連城街門牌六號分行

CHEAH CHUAN TIN

(Branch Office)

No. 6, Liang Seah Street,

SINGAPORE, 7.

TEL: 94474

新 義 發

星洲小坡亞拉街門牌二二三號 電話：三二六三五

棧房電話：二八八四二

CHOP SIN GHEE HUAT

223 ARAB STREET, SINGAPORE.

Tel: 20722 32635 Store Tel: 28842

專	五	器	沙	銅	工	用	各	鐵	發	諸	光	無	歡
營	金	具	厘	鉛	場	品	色	賂	售	君	顧	任	迎

新美(星加坡)有限公司

新加坡麥波申律門牌四十二號

電話：八九三五九

電報掛號 "SINGTERRA"

SING MEE (S) LTD.

42, MacPherson Road,

SINGAPORE.

Telephone: 89359

Cable: SINGTERRA

晉 榮

新加坡小坡連城街二十七號

電話：三四一一八

CHIN YUNG

27, Liang Seah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4118

Importers, Exporters Rubber

& Copra Dealers.

本專樹椰九出口
號營膠干八入商

星德公司灰料製造廠

星洲樟宜律五個半石門牌四〇四號

電話：四七三二七

SING TECK CO.,

404, CHANGI ROAD, 5½ M.S.

SINGAP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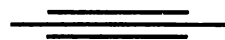
TEL: 47327

本水建經大適何為最建價款歡諸批一
廠泥築濟方用建現理築廉式迎君發律
製石材耐美於築代想材物繁參光零歡
造棉料用觀任物化之料美多觀顧售迎

新 隆 盛

新加坡小坡惹蘭勿殺門牌五十二號

電話：三四二六八



Sin Leong Sieng

No. 52, JALAN BESAR,

SINGAPORE, 8.

TEL: 34268

協隆餅家

新加坡小坡梧槽律四十四號

電話：三〇一六三

棧房：星洲柔佛律門牌三號

棧房電話：二〇四八七

HIAP LOONG

No. 44, Rochore Road, Singapore, 7.

TEL.: 30163

Store: No. 3, Johore Road,
Singapore.

至歡蜜糕人酬龜喜大壽糖結
臨迎浸餅物神稜慶燭誕包婚
惠客餅糖大什桃禮飽食花
顧商干料龜景貨員物麵品極

四泰餅家

新嘉坡小坡連城街門牌十六號

電話：二七〇一〇

Sze Thye Cake Shop

No. 16, Liang Seah Street,

SINGAPORE, 7.

Telephone: 27010

瓜片 瓜條 壽桃 大品 禮品 西餅 結婚 糖料 糕餅 各色 自造

南成公司

新加坡小坡卜實律門牌六號及八號

電話：二九六四一・二〇四六九

電報掛號 "AUTOGOODS"



歡迎批發無任
等及零沽
材料油類
兼油屎車
汽車機件
歐美各國
本號專營

人和機製麵包西餅廠

新加坡第廿一郵區

武吉智嗎七條半石春田律十四號

(即美世界市場對面)

電話：六六〇三六〇

Jin Ho Bakery & Fancy Cakes

14, Chun Tin Road, Bukit Timah 7½ m.s.
SINGAPORE,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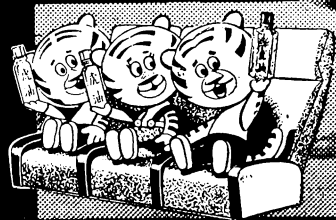
TEL. No. - 660360

歡迎零售批發西餅結婚茶社麵各特
迎律售發餅婚會團包種製

SPECIALIST IN EVERY KINDS OF BREAD
CATERING FOR TEA-PARTY AND
WEDDING CAKE AT REASONABLE PRICE
WELCOME TO ALL
RETAILS OR WHOLESALERS.

出外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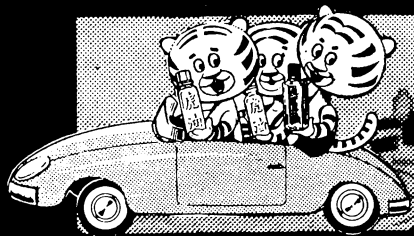
空中頭暈



海上暈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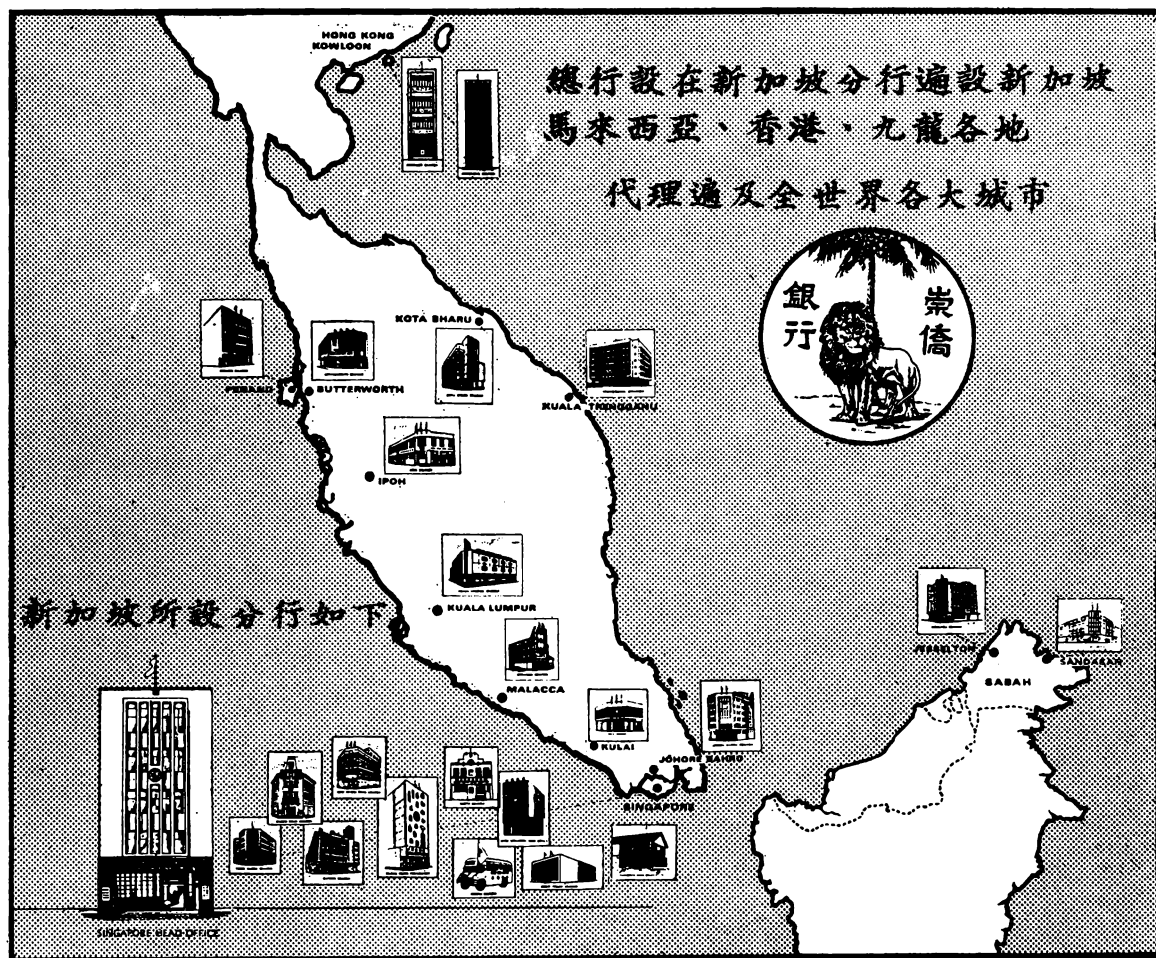
旅行疲倦



小號庄 中號庄 大號家庭庄

請常備

虎油



董事會

拿督胡清才博士 (主席)

拿督李志城 (董事經理)

拿督劉伯羣 (常務董事)

拿督胡蛟 (常務董事)

陳永裕君 (董事)

李元信君 (常務董事)

胡一虎君 (董事)

崇僑銀行有限公司